

目录

同心合意为了主的行动

(长老训练 7)



第一章 同心合意

第二章 主恢復中能力的三個實質

第三章 七方面的一

第四章 眾召會需要相同

第五章 使徒的帶領

第六章 在主的職事裡不吹無定的號聲

第七章 智慧的工頭與神的建築

第八章 在主的行動中同心合意

第一章 同心合意

[回目錄](#) [下一篇](#)



希臘文，homothumadon，由homo，相同，和thumos，心思、意志、目的（魂、心）所組成。

讀經：使徒行傳一章十四節，二章四十六節，四章二十四節，五章十二節，十五章二十五節，羅馬書十五章六節，十二章十六節，哥林多前書一章十節，哥林多後書十三章十一節，腓立比書一章二十七節，二章二節，四章二節。

實行的訓練

我們在一九八六年這次長老訓練中的交通，將不重在異象、教訓或道理。我要有這次訓練的負擔，完全是為著實行。從一九八四年十月以來，主在台灣開始了一些新事。有些弟兄從美國去台灣，被主新行動的火焚燒。他們帶著這火回到美國。因著我不敢控制、約束、或熄滅在美國所燃起的火，我就有負擔照著急切的需要，交通一些實行的點。這一次還是實行的訓練，不是道理的訓練。

基督教所遭遇的難處，總是來自兩個源頭—道理和實行。大多數的爭辯與道理有關。當然，道理帶進實行，實行隨著道理。新約給我們關於召會的異象、啟示。隨著啟示就有實行。說新約中有些實行不照著關於召會的啟示，並不正確。事實上，新約中每一種實行都是照著召會神聖的啟示、屬天的異象。我們在主恢復裡的整個歷史，所有的實行都是照著我們對主的啟示、屬天的異象所看見的。

我們需要這樣的訓練，說到如何顧及主恢復裡實行的一面。僅僅談到恢復並不夠。僅僅說你在恢復裡、為著恢復、與恢復是一，沒有太大的意義。這就像『空中風箏』，不是磐石上紮實、不動搖的東西。我們在主恢復裡已經半個多世紀了。我們從不動搖，沒有什麼事物曾改變我們，因為我們不僅看見關於召會的道理、異象、啟示，也看見實行。

從一九八四年十月起，我們在台灣看見並發現得更多。我們中間的實行徹底的改變了。然而，甚至到目前為止，許多非常積極為著主恢復的人，還不清楚我所作的。

長老和同工中間野心的問題

在啟示錄裡，眾召會中沒有長老，卻有使者，就是星。（啟一 16，20。）在約翰寫這卷書的時候，召會已經墮落了。因此，在啟示錄裡，主棄絕了一切的形式。作長老多少有些法定或正式。不要渴望作長老，要渴望作照耀的星。不要僅僅講地位，要作照耀的星。

主的恢復在我們中間已經六十多年了，前三十年（一九二二至一九五二年）在中國大陸，主的恢復是受倪柝聲弟兄的帶領。長老職分使我們受很大的困擾。那時我在主的恢復裡不是領頭的，我是在倪弟兄的傘下。他親自和我談到長老職分的問題。從我離開中國大陸到台灣，然後到美國，在已過的三十七年間，長老職分的事使我非常關切，我的負擔沉重到一個地步，不知道如何處理這情況。主要的難處是什麼？野心。一九七六年，在我們進行馬太福音的訓練時，我說明長老的妻子不是第一夫人，總統夫人。所有長老的妻子都該認為自己是奴僕的妻子。因著可憐的光景，幾乎人人在長老職分的事上都有野心。這很困擾我。

一九七三年，這野心偷偷的進到主的恢復裡。從一九七三年起，野心被帶進來，私下或公開的大受提倡並高舉。野心一直成長，成為主恢復裡真正的『地鼠』。照著我的觀察，從一九七三年直到今天，我們多多少少失去了標竿，在擴增率上很受虧損。長老的野心和同工的野心，大大降低了主恢復裡的擴增率。這野心大大破壞了我們。在已過的十三年，我一直對抗這件事——長老的野心和同工的野心。我實在恨惡我們中間的野心。我有過一些考慮：沒有正式的長老職分可能更好。我們該留意啟示錄裡所啟示的方式，那裡只有使者或星，沒有長老。

顧到同心合意

一九八四年十月起，在台灣主恢復的實行，完全是新的開始。我不喜歡看到親愛的聖徒從美國去台灣，看見一些事，回到美國後僅僅有些做法或模仿。這不管用，甚至可能破壞局面，因為你也許不很清楚主的作為。目前，我對美國和加拿大排聚會的實行，多少有些不喜樂。這種實行僅僅是做法，不是因看見異象而作出來的。你若看見了異象，而照著異象行動，這樣的實

行就是寶貴、值得的。僅僅模仿別人的作為，毫無意義。我不願說你們不該實行排聚會，但我不相信僅僅模仿或做法會幫助你們。反之，你會使自己成為無生命的機器人。你若對主的恢復認真，你若對祂今日、當前的行動認真，你必須首先顧到這一件事—同心合意。

四福音告訴我們，主如何花三年半來教導祂的門徒。這種教訓有許多記載在福音書，但主在約翰福音說，祂有許多事要告訴門徒，他們擔當不了，但祂要死而復活，以另一種形態，就是實際的靈回來。祂是實際的靈，不僅要叫門徒想起祂對他們說過的話，也要繼續告訴他們進一步的事。（約十四 16~20，25~26，十六 12~15。）主在地上盡職的三年半里，向門徒傳講了許多教訓。然後祂藉著死離去，三日內又回來，成了賜生命的靈與他們同在。祂將自己吹入門徒裡面以後，與他們同在四十天，訓練他們經歷祂看不見的同在。然後祂升到諸天之上，將門徒留在這地上。那一百二十人作什麼？他們除了禱告以外，什麼也不作，他們禱告的關鍵乃是同心合意。（徒一 14。）

在馬太十八章十九節，主說到兩三個人禱告中和諧一致。這節的『和諧一致』沒有『同心合意』那樣強。同心合意的希臘文，homothumadon，意義很強而且包羅很廣。homo 意相同，thumos 意心思、意志、目的（魂、心）。中文和合本聖經將這字譯為同心合意，意即一樣的心思和一樣的意念。在羅馬十五章六節，欽定英文譯本將這字譯為『一個心思』。

在使徒行傳裡，那一百二十人在一個心思裡，有著一樣的心思，一樣的意念，以及魂和心周圍和裡面的同樣目的，在一起禱告。每逢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當然該運用我們的靈，但我們也該有一樣的心思，一樣的意念，在我們的魂和心周圍和裡面，也要有同樣的目的。這就是說，我們的全人都該在一裡面。主升天以後，那一百二十人成為這樣的人，他們是在一個心思、一個意念裡，並且他們魂和心周圍也有同一個目的。他們同心合意，意思就是他們的全人是一。聖經沒有一卷書用『同心合意』一辭像使徒行傳用得那樣多。

在使徒行傳裡，為著福音的廣傳，得著衝擊力的三個主要因素是禱告、那靈與話。照著聖經，照著歷史，這三項是福音得勝惟一的路。我花了許多時間思想：召會用會所和召會的人辦學校，而不用時間憑著禱告、那靈與話去接觸人，並為福音使用會所的每一寸地，這是否越過了聖經的教訓。已往我曾強調，在禱告、話與那靈以外，用其他的作法傳福音，都是耍花招。

同心合意是禱告、那靈與話的關鍵和命脈。你們也許多方禱告，尋求聖靈的浸，並從主話得到許多知識，但你們若缺少同心合意，就看不見祝福。我曾看見有些人迫切禱告、得聖靈的浸、並接受主話，但他們中間彼此持異議，沒有同心合意。

士氣與衝擊力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在中國大陸的家鄉煙台。那段期間，主把那裡的眾聖徒都帶進同心合意，有真正的復興同真正的衝擊力。在上海、台灣、和洛杉磯的艾登會所，我也看見同心合意的功效。

在軍隊中，衝擊力就是士氣。軍隊中的衝擊力是什麼？同心合意。這就是軍中指揮官不容許任何士兵帶進不同思想的原因。士兵都思想同樣的事，說同樣的事，為同樣的事站住，也為同樣的事而活。若有人發表不同的事，持有異議，他會被開除，以保守士氣。這樣的士氣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間看不見。但我能見證，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在煙台有士氣，有衝擊力。在煙台，甚至外人也看見這事。有些人告訴人不要去我們的會所，因為若是去了，就會被抓住。人們也聽說，若要作基督徒，最好去我們的會所。在那些年間，我們也行趕鬼的事；甚至鬼也告訴人不要去我們的會所。那裡的確有衝擊力。

最近在台灣，受我們訓練的一百三十多位全時間者被差遣出去。我告訴他們一些事，是我從中國大陸出來以後從未告訴人的一趕鬼並醫治病人。我們不提倡這些事，但士氣一在我們中間，這些事就會出現在我們中間，作為一種衝擊力。在使徒行傳裡有三個項目—禱告、那靈與話，以及一個關鍵—同心合意。然而，到了行傳十五章以後，這卷書裡不再使用同心合意這辭。這多多少少含示，甚至在使徒行傳所記述的那段期間，同心合意就失去了。行傳十五章記述使徒和長老在耶路撒冷召開會議，要解決割禮的攪擾。（徒十五 1~33。）在行傳十五章末了，巴拿巴和保羅之間有異議。從這次事件以後，我相信同心合意多多少少失去了。

新約中的第一封書信是羅馬書。在羅馬書中，保羅在道理上說了許多基督徒生活和召會生活的事，以後他告訴羅馬的信徒，他們需要『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羅十五 6。）同心合意包括一個心思，一個意念，以及在一魂、一心裡的一個目的。然後在外面有同一的口。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三年我們在洛杉磯的人，都能回想那時我們如何同心合意，並且有同一的口。那些年間，無論誰到會所來，都能感覺並領略那衝擊力。因為沒有異議，沒有不同的意見，所以有衝擊力。然而，從一九七三年開始，野心進到主的恢復裡，如同毒素注射到基督的身體裡，直到今天血液還沒有得潔淨。

我們在中國大陸的經歷

主在中國大陸的恢復開始於一九二二年。我與倪弟兄在一起，直到一九四九年離開前往台灣。在那二十七年裡，那些聖徒、同工、長老接受他的職事，卻很難看見他們是一，這事實一直叫倪弟兄受苦。在接受他職事的人中間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說，『是的，是這樣，但是…。』他們接受主的恢復、接受倪弟兄的教訓，卻要以自己的辦法來執行倪弟兄所教導的。教訓是一樣的，執行起來卻每人有自己的作法。若以為這樣的實行能成功，那是很荒謬的。一輛車子有五個人坐，若每人都是駕駛的，車子怎能行駛？許多時候，不開車的人滿了意見；他們是『後座駕駛』。你是乘客，不是駕駛，最好不要發表你的意見，讓開車的人照著他的判斷自由駕駛。

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二年，在中國大陸有主恢復的『一輛車』，卻有不同的司機。一九三二年，我進到主的恢復裡，看見倪弟兄如何因此受苦。但到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因著主的憐憫，因著服事之人中間的同心合意，在煙台有了一次大復興。戰後，我有機會去上海與倪弟兄在一起，我告訴他我在煙台那些年間所發生的事。他印證我們所實行的一切，並且鼓勵我繼續作同樣的事。我們必須領悟，要完成同樣的事，我們需要同心合意。從一九四六年秋天到一九四九年春天，兩年半之久，上海的整個局面由我『駕駛』。於是多多少少再次看見衝擊力。在某種程度上，那是一輛車同一位駕駛。主在那兩年半里往前，並且有一次復興，那次復興使倪弟兄回來盡職。

我們在台灣的經歷

然後在一九四九年，我被打發到台灣。我在那裡開工的時候，把從前所看見、所學習的各點，凡不實際的，全都放下。在頭六年，我們有百倍的擴增，從大約四百人擴增到四萬多人。那裡有衝擊力。甚至今天在台灣的眾召會仍倚賴那個根基。她們仍立在那六年帶進召會生活的豐富之上。那六年以後不久，弟兄們受影響，邀請英國的史百克（T. Austin Sparks）弟兄，使我們更屬靈。他來了，帶進一大異議的因素。一九五五年，我們首次邀請他；一九五七年，再次邀請他。從一九五五年直到最近，台灣的衝擊力從來沒有返回。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回台灣，我知道在台灣如何失去了同心合意、士氣，在美國多多少少也失去了士氣。我定意回台灣，因為那是主的恢復開始往海外的地方。我必須去那裡有新的起頭。這新的起頭是完全不同的。有分那裡傳福音的美國弟兄能見證，那與我們目前傳福音的作法百分之百的不同，並且有效。最近十六個福音隊從台北召會被差遣到近郊，僅僅二十一天，就有一千九百七十五人受浸。他們沒有用任何花招。他們用禱告、那靈與話，他們也同心合意。他們有一個心思、一個意念，帶著一心、一魂裡的一個目的。毫無疑問，他們有士氣。

有一位警察看見群眾聚集，前來維持秩序。在短短的時間內他也受浸了，坐在那裡聽新生命課程第一課。有一個人在街上得救了，沒有地方給他受浸。聖徒們叩附近人家的門，認為這也許是肯聽福音之人的家。他們問應門的人能否借用他們的浴室。這人應允了，那家的人正在吃午飯，聖徒們就去他們的浴室給這新得救的人施浸。那家的人問聖徒們在作什麼，聖徒們就向他們傳福音，結果全家都受浸了。這十六個村莊，現在有好些預備要有召會。台北各會所將要向這些鄰近的地方擴展召會生活。

一九八四年，我回台北的時候，設立了五十二位弟兄作長老，後來又加了二十八位。現在台北也有一百三十多位新全時間者，他們多半是大學畢業生。到一九八六年六月，台北召會預備要接納另外二百五十位全時間者。

忘記我們的老路，改良我們的實行

我們需要忘記我們自己的作法和老路；我也曾在這老路上。我把這路帶到台灣和美國，但現在這路太老舊了。我不是自相矛盾，乃是自我改良。飛機製造業者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間製造 DC-4 型飛機。中國首次啟用 DC-4 型飛機時，我便搭乘這種飛機旅行。我第一次從台灣來美國，花了二十四個多小時。今天搭乘 DC-10 型飛機，不到十二小時，就能完成這趟旅行。今天我們必須忘記 DC-4 型飛機，因為我們有 DC-10 型飛機。這種改良的飛機是同一製造業者所造的。

我們不能改變地球，但我們能改良環繞地球的交通工具。我們也不能改變真理，但我們能改良我們的實行。已往我們對聚會方式的實行，多少有些受傳統方式的影響。我們生在傳統的事物裡，且被這些事物包圍，我們很難放下這些事物。在召會的聚會中，需要有人請大家讀聖經，這不是好現象。為什麼我們不會自發的讀黑板上的經節？也許我們在自己的傳統裡，等候助理牧師引導我們讀聖經。在新的行動，就是主今日的行動裡，我們百分之一千喜歡回到聖經。

羅馬書、哥林多前後書、和腓立比書裡的同心合意

新約中所啟示的同心合意是一件大事。這就是為何保羅向羅馬的聖徒指明，他們必須顧到同心合意。（羅十五5~6。）哥林多召會有許多難處，這一切難處的真正因素乃是異議。有些人說他們是屬保羅的，十分欣賞他。有些人說他們是屬亞波羅的，也許欣賞他教導聖經的方式。還有些人欣賞彼得。（林前一12。）這就是不同心合意，就是異議。保羅給哥林多人的書信，內中題到的難處比其他書信題到的更多。哥林多前書至少題到十個難處，這些都來自相同的源頭，就是不同心合意，有不同的意見，不說一樣的話。（林前一10。）

在哥林多書中保羅沒有用同心合意一辭，但他確實強調說一樣的話。一個人說他是屬保羅的，另一個人說他是屬亞波羅的，這指明他們不說一樣的話。我們都必須說，『我是屬基督的。』說『我是屬保羅的』，或『我是屬亞波羅的』，就像彼得在變化山上說，他要搭三座帳棚，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一座為耶穌。然而有聲音從遮蓋他們的雲彩裡出來，說，『這是我的愛子，你們要聽祂。他們忽然周圍一看，不再見一人，只見耶穌同他們在那裡。』（可九7~8。）我們都需要說一樣的話。為什麼要題起保羅、亞波羅和磯法？這就是為何保羅問哥林多人：『基督是分開的麼？』（林前一13。）在保羅給哥林多召會的第二封書信裡，他也囑咐他們『要思念相同的事』（林後十三11。）在保羅給腓立比人的書信裡，他照樣囑咐聖徒要思念相同的事。（腓二2，四2。）

今天重大的需要—恢復同心合意

你們若要作一些事，跟隨主在台灣所已經作並仍在作的，你們必須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復同心合意。在同心合意恢復之前，不要作別的。沒有同心合意，你們完全沒有資格在主新行動的新起頭裡作什麼。歷代以來基督徒不同心合意，將主的召會、祂的身體、祂的見證完全粉碎了。許多人在某種程度上認識主，認識聖經，但他們不願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在哪裡？在基督教的歷史中很難看見這樣的事，所以主一直受苦。

今天我們在主的恢復裡，尤其在祂新的行動，今日的行動裡。我們必須看見，今天重大的需要就是恢復這種同心合意。倘若這一個不在我們中間，我們就了了。你也許會說，主要去找別人，但祂很難去找別人。古時中國人不喜歡軍人或警察，所以他們有句俗話說，『去了兵，來了警察，有什麼兩樣？』二者大致是相同的。主離了『兵』，去找『警察』，大致也是相同的。那麼主能去哪裡？可以說，主因著我們成了『可憐的』。祂無處可去，祂已經找上我們。祂多年來一直是『可憐的』。

我們中間曾有一種的士氣，但這士氣幾乎已經失去了。我們有許多美好的教訓，我們有召會的立場，也有一切神聖的供備，但我們的士氣是個問題。問題是什麼？問題就是我們幾乎已經失去同心合意。眾召會中間缺少同心合意。甚至在一個召會的長老中間也缺少同心合意。一地的聖徒中間缺少同心合意。同工中間也是一樣。到處都缺少同心合意。我們說我們都在恢復裡，我們為著恢復，我們同著職事。我們這樣說，但這可能只是我們的口號。同心合意在哪裡？

我們需要同心合意。在同心合意這件事上，不要去想別人。在這件事上，要想你自己，你的一分。我們沒有多少士氣，因為我們缺少同心合意，但我們仍要實行主在祂的恢復裡給我們看見的事。我們可以實行這些事，但沒有衝擊力，沒有活力；換句話說，沒有多少果效。

一九七〇至一九七二年，聖徒們移民到新的地方有衝擊力，今天卻不然。我相當關切最近到其他城市的移民。他們那裡有沒有同心合意？我們若沒有同心合意，移民或不移民，並沒有多大不同。若沒有士氣，有軍隊或沒有軍隊，並沒有多大不同。使軍隊不同的乃是士氣。我們所在地的召會有士氣麼？你們移民到另一地的人必須問自己有沒有同心合意？若是沒有，你們就破壞了移民。你們在那裡會浪費時間。有家聚會而沒有同心合意，毫無意義。出去探訪人，分送小冊子，也需要同心合意。若沒有同心合意，我們所作的都是枉然。

我們必須領悟，主恢復裡的實行不是給人模仿的。你必須有生命。作任何事，都需要生命。你必須看見使徒行傳那一百二十人的界石是什麼。將福音書和使徒行傳分開的界石，不是聖靈裡的浸，乃是那一百二十人的同心合意。你若要經歷靈浸，必須有同心合意。若是地方召會的眾肢體同心合意，靈浸就在那裡。你若真要實行正確傳福音的路，就需要同心合意。沒有這把鑰匙，門不會開啟。同心合意是『一切房間的萬能鑰匙』，是新約中一切福分的萬能鑰匙。這就是為何保羅告訴友歐底亞和循都基，她們需要這種同心合意。（腓四 2。）保羅知道這些姊妹愛主，但她們失去了同心合意。

我們所需要的就是恢復這種同心合意。我們若要認真隨著主今日的行動往前，就需要這種同心合意。誰是對的算不得什麼，我們需要這種同心合意。我們需要有一樣的心思、一樣的意念，同魂、同心為著同樣的目的。腓立比書告訴我們，這件事是從我們的靈開始，（腓一 27，）但我們必須領悟，我們不是只有靈的人。我們也有心思、意念、目的、魂和心。我們在同樣一個靈裡，有同樣的一個魂、一個心思、一個意念，就是得著同心合意，這是得著一切新約福分和遺贈的鑰匙。不然，我們將是另一班不同心合意的基督徒，而重複基督教可憐的歷史。

第二章 主恢復中能力的三個實質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讀經：使徒行傳一章十四節，一章八節，四章三十一節，六章七節，十二章二十四節，十九章二十節。

使徒行傳開始於同心合意，也強調同心合意。然而，早期的門徒執行主在這地上的行動，若是有不同的作法、憑藉、媒介或實質，他們就無法維持或保守這種同心合意。我們把整卷使徒行傳從頭到尾讀過，就能看見，為著執行神在這地上的行動以成就祂新約的經綸，他們所採取的作法完全是憑著三個主要實質—禱告、那靈與話。不但在使徒行傳裡，就是在全本新約，也都是用禱告、那靈與話來執行神的經綸。今天基督教裡不同的團體使用許多別的作法。這就是為何我不覺得設立學校或其他類似的東西，對主恢復中的行動有益。這可能是一種打岔，使眾召會多少有些不同。我們若有不同的方法作事，就很難保守同心合意。要維持獨一的同心合意，我們都必須學習用同樣的方法作同樣的事。構成主行動獨一作法的實質乃是禱告與那靈，這兩者的結果產生話。

話擴長並繁增

使徒行傳從未告訴我們那靈擴長並繁增，卻告訴我們話擴長並繁增。使徒行傳有三段說到主藉著祂的話而有的行動。六章是第一段的末了，那裡說神的話擴長。（徒六 7。）十二章是第二段的末了，告訴我們『神的話卻日見擴長，越發繁增。』（徒十二 24。）然後保羅的職事在十三章開始。

最後，十九章是另一段的末了，告訴我們『主的話便強有力的擴長，而且得勝』（徒十九 20。）主的行動至終不是要有什麼來帶進那靈。實際上，我們所作的乃是把話傳給人。話是神新約經綸真正的內容，真正的構成成分。神的話構成新約聖經，也構成神新約的經綸。我們該禱告，使我們有那靈作能力來傳播主話。

以話來構成

我們接受主話必須比彼得更進一步。彼得可能不像我們這樣，享受到保羅所寫的十四封書信，和約翰所寫的啟示錄。這就是為何在他後來的職事裡，囑咐聖徒要接受使徒保羅所寫的。（彼後三 15~16。）在約翰十六章，主告訴彼得和他所有的同伴，祂有好些事要告訴他們，而他們那時擔當不了。祂說，他們必須等實際的靈來說進一步的話。（約十六 12~13。）聖靈主要是藉著保羅，接續主耶穌來說到神新約的經綸。主自己直接對彼得所說的話，主要是在四福音裡。五旬節以後，主主要是藉著使徒保羅在書信裡對祂所有的子民說話。彼得同他所有的同伴主要必須接受四福音裡所記載的，但今天我們必須接受的多得多了。我們必須從四福音，尤其從使徒保羅的十四封書信接受主的話。我們講過新約二十七卷的生命讀經信息以後，首先要出版的合訂本是保羅十四封書信的生命讀經，因為我們認為，他的書信對我們認識神的經綸而言是更重要的。

要認識在地上盡職的主耶穌，我們需要四福音。要認識祂的出生、祂的幼年、祂在這地上的生活和職事、祂的死、復活和升天，我們必須接受四福音的記載。但要認識神關於基督身體之新約經綸的定義、完滿的啟示，我們的確必須接受保羅的十四封書信。四福音給我們看見頭，而保羅的十四封書信給我們看見身體，並且更深的向我們啟示頭。因著我們今天是在基督這活的頭指引之下，活在身體裡面，這十四封書信對我們就更加重要。

我囑咐在台灣的新全時間者，每天要花半天在主的話上。這是必需的。甚至他們到鄉下傳福音，每天仍要花半天一同在主的話上禱告。他們甚至帶著生命讀經，總是照著時間表規律的研讀主話。這些青年人若沒有主話的充分構成，不管他們禱告多少，都沒有東西向人陳明。然而在台灣的全時間者言之有物，因為他們一直研讀新約聖經恢復本，同所有的註解和生命讀經信息。他們滿了神聖的啟示，滿了神聖的話。他們有許多可說的，在遇見其他的基督徒時，這相當折服人。他們打開恢復本，分送一些小冊子和生命讀經；因此，許多人受吸引，甚至自己想要一本恢復本。

傳講更高的福音，更豐富的話

他們到小村莊去，在三周內浸了一千九百七十五人。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用更高、更豐富的話傳福音。主的話有功效。農夫若不撒種，或者撒一些質劣的種子，他能期待怎樣的收成？我們需要傳講更高的福音，更豐富的話，這些話該非常合乎邏輯，富有哲理，能應付今世現代青年人的需要。

一般說來，今天青年人非常有哲理，講究科學。人越講究科學，合邏輯，就越想認識人生的意義。時代已經改變了，與一百年前大不相同。當傳教士去

中國的時候，那裡的人非常保守。他們沒有多少知識，只關切倫理，關切謀生。但今天全球的人都很有教養，非常有哲理，講究邏輯。你若只告訴他們，他們是要下地獄的罪人，他們不喜歡聽。他們對此感到厭煩。他們裡面渴望認識更深的真理、宇宙的真義、人生的真諦和道理。

我們的弟兄們這樣出去傳福音，就使人信服。那些鄉下人從前也聽過基督教的傳講。據他們的意見，他們聽過那種傳講以後，只認為這是另一種宗教，像佛教一樣。對許多人而言，孔子的哲學教訓遠勝於僅僅上天堂或下地獄的傳講。我們的青年人到他們那裡去，鄉下人對他們是大學畢業生印象十分深刻。從台灣一流大學畢業的人來到他們家裡，他們當然願意聽。這些到鄉下去的全時間者有衝擊力。

今天美國是地上拔尖的國家。今天校園裡的青年人在尋求更多認識人生和宇宙的實際，膚淺的認識不會填滿他們裡面的空缺。他們要認識宇宙的真理、人生的真諦實義。我們有他們所需要的。我們有正確的新約譯本，連同解開經文的註解；我們有許多小冊子可分送，有許多真理可述說。這些真理必須成為我們的構成。我們必須被這一切神聖的實際浸透並泡透。然後我們需要出去，傳講我們的恢復本，以及我們口袋或手提袋所裝滿的彩虹小冊，這些小冊內含略加編輯的生命讀經信息。你向人傳講高品的福音，講過某個點，就給他們一本小冊子。這實在有意義。感謝主，將祂話語的豐富儲存賜給了我們。早期的信徒不僅帶著那靈出去，更帶著話出去。那靈本身太抽象了。我們能將那靈服事給人，但我們無法陳明那靈。我們能徹底陳明的乃是話。

有一位弟兄告訴我，他最近遇見一班尋求真理的猶太青年。我告訴這位弟兄，他若要折服這些猶太青年，必須知道如何使用舊約，因為他們寶愛舊約到了極點。他們誇耀舊約，即使他們對舊約認識得很少。抓住他們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他們的寶貝。首先打開創世記十二章，向他們讀神給亞伯拉罕的應許，地上的萬國都必因他的後裔得福。（創十二 3，參創二二 18。）然後問他們，地上萬國都必因祂得福的那後裔是誰？你這樣解開聖經，他們會震驚。然後你需要向他們解釋，亞伯拉罕的這後裔就是基督。要向他們讀馬太一章的一部分，給他們看見耶穌基督的先祖：『耶穌基督，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後裔的家譜：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太一 1~2 上。）然後打開加拉太三章，給他們看見這位基督就是全世界因祂得福的那一位。（加三 14, 16。）這位弟兄若這樣周復一周的與這些猶太青年分享真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會被折服。我們不需要與任何人爭辯，只要向他們解開聖言。折服人最有利的方法就是使用聖言。

今天地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提倡人民受教育。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有一本獨特且著名的書稱為聖經。每個富有哲理、合乎邏輯的人都想瞭解這本書。他們甚至想將這本書當作文學來瞭解。人若不瞭解聖經的事，也許會被視為落伍。我相信人一接受教育，心中就渴望瞭解聖經。你若去見一個富有思想、受過教育的人，向他解開一些重要的經節，給他看見這本書所教導的，他會樂於聽你。你該帶著禱告和那靈到他們那裡陳明主的話，這樣主的話就是活的。因為我們帶著禱告、那靈與話而去，必然會有事情發生。

許多富有思想的人想瞭解啟示錄的事，因為他們好奇。你若不能與他們分享這卷書，就會使他們失去興趣。一個富有思想的人讀了新約頭一節以後，也許會問你『耶穌基督，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後裔的家譜』（太一 1）的意義。這問題是真正的試驗。你若說不知道，就無法得著這人。你去接觸合乎邏輯的人，他們會問你許多希奇的問題，所以你必須預備好，在你裡面有豐富話語的儲存。你傳高品的福音會非常折服人，也會贏得和你談話之人的尊重、敬意。但我們的目標不是僅僅要得到人的尊重。我們要把話種在人的心思和心裡，至終這話會被聖靈使用，進入他們靈裡重生他們。這就是為什麼研讀主話對我們是全然值得的原因。

藉著禱告、那靈與話維持同心合意

我們不使用會所設立學校，或作某種照顧兒童的中心，我們需要把時間花在主的話上，並且接觸人。在美國許多主要城市有數千個中國家庭，他們願意向我們的探訪敞開。即使許多弟兄帶職業，他們仍能用晚上和週末挨家挨戶探訪這些家庭。在禱告中，藉著用聖言預備，且被那靈充滿，去探訪他們非常有效。用召會的會所作學校，或作照顧兒童的中心，會帶給會所許多複雜的情形。兒童必須受管制，操場必須為他們預備好，白天很多時間會被他們佔去，會所就不能自由為著召會的用途。所有的召會都該把會所的每一寸地方用來研讀主話，禱告以接受那靈，將人帶到會所，使他們得救。

要維持同心合意，我們必須採取一種方式來駕駛。我們若有不同的方式來駕駛，當然我們的同心合意多多少少會受到破壞。在新約裡，只有這獨一的方式，由禱告、那靈與話這三個實質所構成。表面看來，用會所作照顧兒童的地方不是打岔或分裂的事。但不久以後，一些非常擺上的聖徒不會贊同為著那個目的來使用會所。也可能有些長老覺得要在某個時間有聚會，而那段時間已經標明為著兒童的用途。我們都必須盡力不帶進這種異議的結果或思想。但你藉著禱告所作的，為得那靈所作的，為接受主話所作的，沒有人會有異議。

比方一位弟兄題議，我們該用某種樂器傳福音。有些人會覺得很好，有些人會覺得不好。然而，沒有人會對禱告、那靈、接受話並傳揚話有不同的意見。這是人盡皆知獨一的方式，因為這是神命定的方式。這不是我發明或教導的方式，乃是神在聖經裡發明並命定的方式。在我們一切的實行上，我們都需要接受這原則。要盡可能一直藉著主的話限制、約束你的實行。主的話所沒有說的，最好不要接受。藉著禱告、那靈與話以外的方式傳福音，會引起一些不同的想法。

人採取別的方式，是因為他們不願花那麼多時間在主的話上。在禱告、話與那靈以外，採取別的方式，乃是為著走捷徑。但我們無法藉著走捷徑來取得成功。真實的方式，正確的方式，最有益的方式，乃是獨一的方式。作任何事情，獨一的方式乃是神命定的原則。全宇宙充滿了神這位創造主所設立的原則。你若要結婚，必須採取神命定的方式，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則。（太十九 3~9。）你若走捷徑，就會陷入麻煩。在我們的世界和宇宙中，有許多神命定的原則。科學，其實是發現這一切神命定的原則。

用別的方式傳福音或帶召會也許有益，但那是抄捷徑。捷徑總會有些副作用。惟有正確的方式絕不會有任何副作用。最好的醫生都很謹慎，不開任何可能有不良副作用的藥。因此，我們不該用禱告、話與那靈以外的事物來經營福音或召會生活。不然，我們該預備好會有一些像異議這樣的副作用，這會破壞真正的同心合意。

在話上勞苦，在禱告上勞苦，並慇勤對待聖靈

走正路似乎很笨拙。這需要時間和忍耐；我們必須勞苦努力。讓我們在話上勞苦，在禱告上勞苦，並慇勤對待聖靈，這是值得的。我們必須花許多時間進入主的話；我們必須使自己被聖言所浸潤、構成、甚至泡透。我們也必須使自己被與主的接觸所構成。我們必須天天時時接觸祂，然後我們就要成為正確的人。

一九五八年，我到舊金山的牛宮（Cow Palace）去聽葛理翰（Billy Graham）傳福音。有人告訴我，葛理翰博士花許多時間跪著禱告。那是他衝擊力的源頭。我讚賞他傳福音時應用主的話陳明世局的方式。他對主的話若沒有充分的認識，若沒有花充分的時間研讀，他絕不能這樣清明的應用主的話來陳明世局。我們都必須在聖言上花時間。

你若有負擔傳福音，必須進入主的話，成為認識主話的人。一個人也許是銀行經理或大學教授，但他仍必須在主的話上花時間。教授也許懂得很多，但神不是要他向人陳明學問。你要出去接觸人，需要認識聖言。然後要用你一切可用的時間來禱告，接觸活的主。

求主把我們全人帶進光中，受祂對付，成為有能力、裡外滿有那靈的人

不要僅僅求神賜你能力；能力已經在等著你。你需要被主潔淨、對付、煉淨、磨煉並管教。沒有一位長老或弟兄能對付或煉淨你裡面的人。惟有主自己能直接來對付你。你需要天天讓祂在你裡面有路。我們如何需要經常洗手，也需要經常被主潔淨。傳福音是最聖別的事。手污穢的人絕不能傳福音。我們需要到主面前，將全人向祂敞開，受對付、蒙光照、被暴露、被核對、並得降卑。能力來自這樣的禱告。

我們不該僅僅為能力禱告。能力已預備好供人取用，但你是誰？你是什麼？你在哪裡？你也許污穢、從未受對付、驕傲、批評人、得罪妻子、藐視長老、且背叛召會。你也許在這些點上很弱，卻仍為福音熱心。你若是這樣的人，就無法成為有能力傳福音的人。你若要成為有能力的人，就需要天天到主面前去，使自己被調整、得潔淨、蒙光照、被暴露、受責備，不是藉著人的話，乃是直接藉著主的靈。主沒有機會對付你，除非你禱告。

你在禱告的時候，不要牽掛著自己的工作或別的事物。甚至不要牽掛著傳福音。你必須使自己絕對自由，向主敞開。要將自己向主敞開。讓祂進來，至少有十分鐘對你說話，光照你，向你指出一切的虧欠、罪惡、邪惡、和不純潔的思想。求祂把你全人帶進光中，完全、徹底暴露你真實的光景。這樣的禱告會使你有力。你不需要裝作有能力。你是被煉淨、受管教的人，你一開口，每一句都會成為有能力的話。凡從你口中出來的，都會有能力。甚至你的聲音也會有能力，因為你這人成了能力。情形所以會如此，是因藉著你的禱告，你已經被那潔淨人者所浸透。

那潔淨你的也是那煉淨並浸透你的。作為被主浸透的人，你得著了加力。這就是為何一個人說話有能力，而另一個人說同樣的話卻毫無意義。禱告構成了你這個人。禱告使你成了另一個人，一個有能力的人。這樣一個禱告的人裡外都滿有那靈。

你是滿有能力、滿有神新約經綸之神聖啟示的人，你去接觸人，就會有衝擊力。你去的時候，必須有獨一的同心合意支持你。你該與召會是一，與你的同工是一，與所有的弟兄是一，也與所有的姊妹是一。你該對主認真。你若是這樣的人，你在主的恢復裡不憑自己、不為自己成就什麼，你必定有衝擊力。

有高品的東西向人陳明

我來美國時已近六十歲，只會說少許英語。但我相信從我到美國的頭一天，我就多多少少得著加力，雖然我的英語不見得好，我的說話不見得有口才。慕迪（D. L. Moody）沒有受過很高的教育。當主呼召他傳福音的時候，他在鞋店幫助他的叔父。有一次，他向大批會眾傳講之後，一個有學問的人告訴他，他的文法有錯。慕迪坦率的告訴那人，叫他用正確的文法傳講，看看結果如何。能力、衝擊力不在於正確的文法，乃在於你是怎樣的人，以及你向人陳明什麼。人不要正確的文法，他們要正確的東西。他們要生命。他們要基督。他們要救恩的實際。

歷年來，隨著我的衝擊力是在於禱告、那靈與話。雖然我不善於唱詩，但因著主的憐憫，我寫了許多好詩。其中一首，詩歌第三百八十二首，『榮耀基督，親愛救主，』中文的確好得多，因為幾乎每行都是詩。最近，我在一個地方參加擘餅聚會，會中所唱的詩歌除了一首以外，都是我寫的。那首不是我寫的詩歌，副歌是『合為一，合為一。』（詩歌三五九首。）這首詩歌是一位非常被我的職事構成的姊妹，完全用我的職事寫的。

這是另一個因素，使我確信我們需要一本新的詩歌，把我們所不用的一切標準以下的詩歌，都從現有的詩歌除去。五十年前，弟兄會所寫的詩歌第一八七首，『主，我們感謝你，』對我乃是珍寶。但今天這珍寶已失去了顏色和味道。這是一首很好的詩歌，但不是那麼豐富。它不像詩歌第一一五首那樣豐富——『看哪，耶穌天上坐著！我主基督登寶座！』這首詩歌的第六節特別豐富：『和那升天得榮耶穌，今天教會能聯合；藉著這位耶穌的靈，基督肢體能同活。』

我的點是說，當我們出去的時候，我們需要有高品的東西向人陳明。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被反對困擾的原因。我認為自己是賣油的。（太二五 9。）你若要買油，就到我這裡來。我的英語也許不動聽，或者不合文法，但油 and 神聖的豐富在這職事裡。我不是在誇口，但我要求你們進入主的話。要採取禱告、那靈與話的獨一方式。不要想其他的事，也不要用任何花招。要使你自已被構成、夠資格、並得裝備。然後在禱告中藉著那靈出去陳明主的話。許多人會被折服。尋求的人渴望聽人告訴他們，人生的實際是什麼。這是他們所需要的，這也是我們所有的。我們需要許多聖徒去向缺乏的人，陳明主所給我們看見的神聖真理。不要想採取禱告、那靈與話以外的方式。任何別的方式都會引起異議和分裂。

第三章 七方面的一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教訓上：哥林多前書四章十七節，七章十七節，十六章一節，使徒行傳二章四十二節，羅馬書十六章十七節，提摩太前書一章三至四節，六章三節，以弗所書四章十三至十四節。

實行上：哥林多前書十一章十六節，十四章三十四節。

思想、說話上：腓立比書二章二節，四章二節，哥林多前書一章十節，羅馬書十五章六節。

素質、外表、彰顯上：啟示錄一章十一至十二節。

道理的一

以上列舉的經文給我們看見七方面的一：教訓、實行、思想、說話、素質、外表和彰顯。這些方面不是道理的一，乃是在我們實行上的一。關於我們在道理上的一有另外七項：一位神、一位主、一位靈、一個召會、一個恢復、一個見證、和一個工作。前三個『一』是三一神。在道理上之一的七方面，我們幾乎都會贊同。若有人對道理的一這七方面有異議的靈、心思或態度，那可能是對最後的一項一工作。我們可以說，工作屬於道理，或屬於實行。我喜歡將工作列在道理一面，因為藉著我持續的觀察，我已發現我們中間少有人敢說，他們所作的工作，是與那為著主恢復的獨一工作分開的。在道理上關於一位神、一位主、一位靈、一個召會、一個恢復、一個見證、和一個工作，這七重的一我們都贊同。

在基督教許多公會和團體中間，沒有人敢說他們有兩位神、兩位主、或兩位靈。然而，他們會在道理上爭辯召會的事。他們會說我們都是一個召會，但在實行上不可能有一個召會。對他們而言，需要有許多召會—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和加州的華人召會，甚至在中國的安立甘會。我作小孩子的時候，希奇在中國怎麼會有英國召會。基督教不同的公會和其他的團體沒有立場宣稱『一個召會』。他們必須承認有不同的召會。希臘正教、羅馬公教、亞美尼亞派、和更正教是四個主要的團體。在更正教中間，有些是以領頭人來命名，如路德會、衛斯理公會。

每一種公會都作自己的見證。浸信會見證受浸，長老會見證以長老體制經營並治理召會。監理教會見證以主教的階級制度管制召會。這種階級制度也為天主教所採用，天主教在階級制度的頂端有教皇。因著這一切不同的見證，自然就有種種不同的工作。藉著不同的工作，有了不同的召會和不同的見證。我們不承認有許多召會存在。那些『召會』都不是在實際裡的召會，乃是公會。他們是加以命名的宗派。他們不是約翰在啟示錄裡所說耶穌的見證。（啟一 2, 9, 十二 17, 十九 10, 二十 4。）照著聖經，我們只能承認，今天藉著一個恢復，只有一個召會同一個見證。我們必須承認只有一位神、一位主、一位靈、一個召會、一個見證、和一個恢復。我們也不可能有一個以上的工作。今天在地上必須是一個工作。

實行的一

我完全瞭解，我們中間對於這七方面道理的一大致沒有問題；但我也領悟，我們對於七重實行的一確實有問題。我關切我們很少人想到實行的一的七方面。我相信在主恢復裡的人是有思想的。在主的恢復裡不該有誰是沒有理智、不講邏輯、沒有思想、或不公正的。你們是有理智、講邏輯、有思想、而且公正的人，我要請你們考慮本篇信息開頭所列舉的七方面。

聖經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在教訓、實行、說話、甚至在思想上是一。有些人也許覺得這太過了，這是控制人的思想。他們也許覺得在這樣的民主時代，尤其在美國這樣的國家，這是行不通的。美國人實行民主，在幾乎人人都發表自己感覺的環境中長大。我們沒有人該盲目、愚昧、或無知的跟隨主的恢復。我們需要清明的考量聖經中的真理。人也許認為在說話上是一，多多少少違反了修正案第一條的言論自由。你若要留在你是美國公民的身份裡，你對主的恢復就了了，因為主的恢復不實行多種說話。主的恢復只允許一種說話。我懷疑我們在主的恢復裡，是否真正在說話上是一。

在實行上我們需要是一的後三項，與啟示錄一章十一至十二節的金燈台有關。七個燈台沒有一個以上的素質和本質。純金是燈台獨一的本質。在一個本質裡，只能有一個素質。不僅如此，所有的燈台都該在外表上是一。在主恢復裡的這一點上，我非常懷疑是否所有的召會都有同樣的外表。七個燈台都有同一本質，就是金，也都有同一形狀，同一樣式。七個燈台在外表上是相同的。你若沒有編號，不可能辨識它們。它們看起來都畢像畢肖。

弟兄會堅持有分開的地方聚會，他們甚至教導所有的地方聚會不該彼此相似，以鼓勵他們不同。那是他們的誇耀。有時候他們特意實行一些事，給人看見一個聚會與另一個不同。他們要給人看見，他們不是天主教。他們說眾召會有一律的外表，這是天主教的東西。他們說，基於啟示錄二、三章寫給七個召會的每封書信都與別封不同的事實，眾召會該是不同的。這是絕對正確的。七封書信都彼此不同，但它們是在消極的事上不同。以弗所召會的特徵是離棄起初的愛。（啟二 4。）別迦摩召會成為屬世的；世俗是他們的特徵。（啟二 13。）背道的推雅推喇召會的特徵是耶洗別、拜偶像、淫亂和姦淫。（啟二 20~22。）撒狄召會的特徵是死沉，（啟三 1，）老底嘉召會的特徵是不冷不熱。（啟三 16。）

眾召會在消極的事上彼此不同，但啟示錄一章的燈台完全是相同的；基督是頭，在她們中間行走。她們看起來都一樣。她們在素質、外表、形狀、和彰顯上是獨一的。每個燈台都有七燈以彰顯燈台，七個彰顯都是同一的。我們是跟隨消極面呢，還是贊成積極面？基於弟兄會錯誤的教訓，他們的聚會受到鼓勵要有不同的外表。這樣的毒素也許不知不覺或潛意識的仍留在我們有些人的心思裡。有些人也許不信或懷疑眾召會的外表該是相同的事實，以為我們要使所有的地方召會一致，實行一種所謂的大公教。

我的負擔是要透視主恢復裡關於實行的真正情況。我們必須研究這事。我們執行主的恢復，不是要蒙蔽人的眼睛；我們乃是盡所能的開啟每個人的眼睛。我蒙保守在主的恢復裡半個多世紀了，有許多的考慮和觀察。你若相信聖經，你必須承認我們該在教訓、實行、思想、說話、素質、外表和彰顯上是一。聖經沒有一節給我們些微的暗示，允許眾召會有不同的外表。有些人也許說，神不在意外表；但保羅告訴我們，各種的惡事（惡事，原意惡的外表，惡的外形）要遠離禁作。（帖前五 22。）在罪惡的事上，神甚至注意到外表。倘若一位弟兄和一個女子留在關閉、黑暗、甚至鎖上的房間裡三小時，他也許宣稱他有純潔的良心，他沒有罪。神知道人心，但是別人不知道。因為神注意到外表，祂就告訴我們，各種的惡事要遠離禁作。神不僅顧到燈台素質和本質的實際，也顧到燈台的樣式、形狀。它必須有燈台的樣式；不然，就不能稱為燈台。主的恢復必須有正確的外表；不然，就不是主的恢復。

主的恢復沒有信條。從主的恢復在中國大陸的起頭，倪弟兄就宣告聖經六十六卷書是我們的信條。主的恢復沒有不同、單一的道理，只有一本完整的聖經。我們已經回到聖經。有兩句口號是弟兄會早期所實行的一回到身體，回到聖經。他們使用這些口號，卻沒有完全實行。然後他們設立他們的教訓。我們不喜歡設立我們的教訓，我們喜歡向主的子民開啟神純淨的話。

今天眾地方召會是否同有一個外表，這是令人置疑的。我也疑惑眾召會同具一個彰顯。來自德國、英國、巴西、和台灣的弟兄們到了美國的眾召會，他們看見了怎樣的彰顯？他們看見同一個彰顯麼？倘若沒有，我們就還沒有正確的被壓成金燈台，因為七個燈台都同具獨一的彰顯。這七個燈台的彰顯，完全沒有不同。它們的彰顯是同一的。我聽有些人說，在美國某些地方召會有不同的味道和不同的色彩。我們若有不同的色彩和味道，不知不覺就把我們所宣稱的廢掉了。

我要和你們徹底交通我在主的恢復裡所看見的。你們許多人能見證，我帶到美國的恢復，在教訓、實行、思想、說話、素質、外表、和彰顯上完全是一。我們不是在提倡所謂的大公教會，但『大公』一辭表面與內含的意義卻是完全正確的。不過，大公一辭已被破壞並錯誤的應用。我們不是在提倡那種背道之天主教的東西，我們在這裡乃是實現主正當召會生活的恢復。照著我們六十多年的研究，正當的召會生活必須在教訓、實行、思想、說話、素質、外表、和彰顯上是一。你也許宣稱你所作所代表的是主的恢復，但你的想法、說法、實行、外表和表顯，廢掉了你的宣告。它沒有證實你的宣告。主的恢復沒有一個以上的表顯。人到你所在的地方，所看見、所嘗到、所聞到的是什麼？

一九五九年，台灣有些人起來反對這職事，我告訴他們，我為著主恢復的路犧牲了我的一生，我絕不會改變我的道路。我告訴他們，倘若他們不覺得這是正確的路，就該走他們自己的路。我也說，他們不該留在主的恢復裡裝作什麼。當時，我釋放一篇關於約翰二章的信息，那裡主告訴猶太人：

『你們拆毀這殿，我三日內要將它建立起來。』（約二 19。）我告訴聖徒們，倘若這是我的工作，就必須被拆毀；倘若這是主的工作，你們就不能拆毀。你們越拆毀這工作，這工作就越要復活。

我說這話以後，至今已經二十七年了，歷史已經表明，那些反對這職事的人分而又分。我曾警告他們，倘若他們不願接受我的話，他們會不斷的分裂，而這已經成了歷史。但在台灣島上主恢復的工作已經紮實的建立，並且非常蒙主祝福。我無法保護主神聖的榮耀，惟有祂自己能作這事。我所能作的，就是把主的恢復帶給你們眾人，並且告訴你們關於主的恢復不同方面的真理。這是我愛心的話，警告的話。你們是照顧眾召會並有分於主恢復的人，你們必須領悟，真正召會生活的恢復，無論在教訓、實行、思想、說話、素質、外表和彰顯上，都該全然、絕對、完全、終極是一。

在教訓上是一

林前四章十七節，七章十七節，和十六章一節指明，保羅教導眾召會同樣的事。眾召會都在一個教訓，就是使徒的教訓之下。（徒二 42。）我所教導的，乃是使徒的教訓。我不願傳講我自己的東西，我所供應的完全是照著使徒的教訓。我沒有我自己的教訓。我的教訓乃是使徒的教訓，那獨一教訓的一部分。五旬節那天，加給召會的三千人堅定持續的在使徒的教訓裡。保羅傳講同樣的教訓。主在約翰十六章的話告訴我們，祂作為實際的靈回來的時候，會有更多要說的。（約十六 12~13。）使徒的教訓由保羅的教訓所完成。保羅在歌羅西一章二十五節清楚的告訴我們，他的職事是要完成神的話，意思就是完成使徒的教訓，完成新約的啟示。我在這完成的工作上無分，所以我不在使徒的教訓上加添什麼。

我必須見證主已經賜給我許多異象，（結一 1，徒二 17，）但不像摩門教創始人史密斯約瑟（Joseph~Smith）那樣的異象。我所領受的異象都是來自聖經。我拒絕、定罪、甚至咒詛不是來自聖經或不是照著聖經的任何教訓。我只接受聖經裡所啟示的，所以我所供應的不是我的教訓，乃是使徒的教訓。使徒不包括我，因為完成神啟示之使徒的教訓，已經全然完成了。

在使徒約翰最後的著作—啟示錄—之後，神聖的啟示已經整個完成了。在這最後一卷書中，主藉著約翰見證這卷書的話說，『若有人在這話上加添什麼，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害加在他身上；若有人從這書上預言的話刪去什麼，神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啟二二 18~19。）惟有啟示錄宣告這事，因為這是主耶穌在祂聖別、神聖啟示結束時的宣告。在這啟示完成之後，那有資格揭開新約書卷的主耶穌，（啟五 4~5，）就宣告這是終結。在啟示錄之後，沒有人有地位加添什麼或刪去什麼，因為神聖的啟示已經完全結束且完成了。

今天很少人會在這啟示上加添什麼，但許多人在刪減。已經有太多的刪減發生了。有些人把不合他們理解的那部分話語刪減。毫無疑問，他們必要受虧損。（林前三 15。）他們將無分於生命樹和永遠聖城的福分。我不敢加添什麼。請不要以為我在傳講我的教訓。我不敢有任何教訓。我不是在教導我的思想或我發明的東西。我是在教導聖經，教導使徒的教訓。保羅教導哥林多召會，要行他從前吩咐加拉太眾召會的事，（林前十六 1，）所以在保羅職事之下的眾召會，在使徒的教訓上乃是一。（徒二 42。）

羅馬十六章十七節告訴我們，有些『造成分立和絆跌之事，違反你們所學之教訓的人。』『你們所學之教訓』就是使徒的教訓。自從我來到美國，我所供應你們的，都是使徒教訓的事，你們必須知道這點。要留意那會使你們的實行違反使徒教訓的人。

在提前一章三至四節有兩個主要的點：（一）不可教導不同的事；（二）神在信仰裡的經綸。保羅曾勸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好囑咐一些人不可教導不同的事。換句話說，不可教導與使徒教訓不同的事。使徒的教訓不是關於某種道理的教訓，如受浸。這是使徒教訓的一小部分，但不是主要的事，中心的路。使徒教訓主要的事、中心的路是神的經綸，不是律法舊約的經綸，乃是神在信仰裡的經綸，就是祂新約的經綸。神新約經綸的構成成分是基督的人位、基督救贖的工作、以及基督和祂工作的複製，就是召會。

我不是到你們這裡來教導你們受浸、說方言、醫病、預表或預言。你們許多人能見證，我在說到預表和預言的時候，非常強調基督、祂救贖的工作、以及祂的召會一身體，就是祂之所是和工作的複製。這些是我歷年來一切教訓的類別。這是使徒的教訓。強調或著重在中心的路上這些主要項目以外的事，都必須視為不同的教訓。

你若仔細讀提前一章，就能領悟使徒所定罪為不同教訓的，不完全是異端。他們教導舊約的事，如家譜（提前一 4）和神所賜給摩西的律法。（提前一 7～8。）律法不是異端，但教導律法乃是與使徒的教訓不同的教訓。不同的教訓強調基督與召會以外的事。在教訓上是一，就是在使徒的教訓上與其是一，不是在次要的事上，如長老治會、恩賜、受浸、洗腳、蒙頭、或擘餅的規條上與其是一。對神新約經綸中心的路不很重要的事，我們不該強調。這些事我們不該忽略，但我們若顧到使徒的教訓，這些事就不該是我們教訓的重點。

提前六章三節說，『若有人教導的不同，不贊同健康的話，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話，以及那合乎敬虔的教訓。』健康的話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的話。主耶穌曾強調受浸麼？祂曾強調醫病麼？祂曾強調說方言、恩賜、長老治會、洗腳或蒙頭麼？這些問題的答覆乃是『不』。約翰十四至十七章，馬太五至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五章是主教訓的重點。這些是主耶穌健康的話。若有人基於聖經強調什麼，卻在主所強調的以外，那就是不同的教訓。

提前六章三節也說到那合乎敬虔的教訓。這是主升天之後使徒的教訓，主要是保羅的教訓。提前三章十六節告訴我們，敬虔極大的奧秘，就是神顯現於肉體，這首先是基督，然後是召會，作基督將神顯現於肉體的延續。那合乎敬虔的教訓，使徒保羅的教訓，完全是論到召會是敬虔極大的奧秘。提前六章三節包括主在四福音裡的話，加上祂升天以後，藉著祂的使徒從使徒行傳到啟示錄所說的一切話。我們所教導的事，若是在新約所強調的以外，就是在教導不同的事，我們就很難真正的是一。我們若有許多不同的教訓，也會有許多帶進分裂的不同實行。這樣就不可能有同心合意，不可能有一。

以弗所四章十三至十四節題到『教訓之風』和『信仰的一』。信仰乃是照著神新約經綸之完全福音的內容。主在四福音裡所說的，以及祂在使徒行傳和書信裡藉著使徒所繼續說的，都是信仰。新約聖經的內容乃是神新約經綸的內容，作我們相信的信仰。我們都需要達到這信仰，所以我們不該強調不同教訓的不同之風。你若被教訓之風帶走，照著以弗所四章十四節，這指明你仍是小孩子。

我們不是為著那些能被視為風的教訓，乃是為著獨一信仰的一，這信仰就是神新約經綸的內容。說在主的恢復裡有不同的教訓，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必須遵守一個教訓的原則，這教訓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乃是使徒的。我們這一個教訓必須是那作我們信仰的教訓，其內容是新約聖經，就是神新約經綸的構成成分。這是我們該傳講的教訓，也是眾召會該接受並留於其中的教訓。藉著這種作法，我們確能在一個教訓上是一。任何會產生不同分裂的不同之事，我們都不實行。

在實行上是一

哥林多前書有兩節說到蒙頭，給我們看見我們在實行上需要是一。關於蒙頭的事有許多不同的思想，但保羅在十一章十六節告訴聖徒們不要為這事強辯：『若有人想要強辯，我們卻沒有這樣的規矩，神的眾召會也沒有。』這裡的規矩是強辯、爭辯、爭論的規矩。無論是使徒自己，或是眾召會，都不能容忍人強辯使徒的教訓。這裡的眾召會指明，所有的地方召會雖是各自獨立的，卻都照著使徒的教訓一致行動。所有召會的實行都該是獨一的。

林前十四章三十四節說，『婦女在召會中要靜默，像在眾聖徒的眾召會中一樣，因為不准她們說話；她們乃要服從，正如律法所說的。』這指明眾地方召會，在實行上該是一樣的。不准姊妹在召會的聚會中說話，是指不准女人在斷定教義的事上用權柄施教。（參林前十一 5，徒二 17~18，二一 9，提前二 12，見新約聖經恢復本林前十四 34 注 4。）關於蒙頭和女人盡職的兩種實行，證實眾召會同樣的獨一實行上該是一。

在思想和說話上是一

羅馬十五章六節告訴我們，我們該『同心合意，用同一的口』。同心合意一辭包括魂和心裡的心思、意志和目的。我們需要有一個心思，一個口。這就是說，我們只有一個頭，因為只有頭有口，有心思。我們都以主耶穌作頭。只有祂完全夠資格有心思和口。我們沒有權利，因為我們是身體的肢體。我們沒有口或心思，所以我們必須以基督的心思來思想。（腓二 2，5，四 2。）然後我們必須用頭的口來說話。口只有一個頭。

我們若考量這件事，就不會那樣隨便自由的說話；我們不會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也許頭不喜歡說的事，你喜歡說。但你不是口。在全宇宙中只有一個新人，這一個新人只有一個頭同一個身體。口不是在身體上，乃是連著頭。我們必須學習不輕易說話，你的說話干擾或玷污頭的口。你沒有口。召會所有的口，乃是頭的口。

我們眾人有一個心思，一個口，是什麼意思？這就是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加二 20 上。）不再是我，乃是元首基督在我裡面活著。祂有口，祂有心思，我以祂作我的人位，所以我絕不再用我的口說什麼。誰能相信語言不同的無數基督徒，能有一個口？但聖經這樣告訴我們，所以我們需要實行一個口，在說話上是一。

在素質、外表和彰顯上是一

啟示錄一章十一至十二節裡燈台的表號給我們看見，眾召會需要在素質、外表和彰顯上是一。在燈台上我們能看見，父是金的本質同素質，子是有確定形狀、樣式、和樣子的具體表現，七靈是彰顯燈台的七燈。燈台是三一神非常完整的完成。每個地方召會必須是這樣的彰顯。每個召會本質的素質該是父神，每個召會的形狀、外表、樣式、樣子，必須是三一神的具體表現，就是我們親愛的主耶穌基督。我們不該有別樣的外表。我們僅僅是一班將聖經教導別人的人麼？我們是一班從事福音活動的人麼？我們是一班教導說方言和其他恩賜的人麼？我們是見證醫病能力的人麼？你們地方召會的外表是什麼？它必須是包羅萬有之基督的外表。

每個地方召會該有獨一的外表，有那不僅是神子，也是人子之獨一者的獨一形狀、樣式和樣子。神子是祂在這地上的素質，人子是祂的外表。當祂在這地上行事為人的時候，祂裡面的素質是神子，祂外面的外表是人子。祂在燈台中間行走時，乃是人子。約翰說，他看見『有一位好像人子』（啟一 13。）我們必須具有這樣的外表。我們必須有這樣的樣式、這樣的樣子、這樣的形狀，就是耶穌基督真正的外表、形狀。

地方召會的外表不該是聖經的教訓。這也許是非常美好的外表，但不該是地方召會的外表。地方召會的外表只該是那獨一人子主耶穌的形狀、樣子和樣式。然後我們的彰顯必須是那作三一神終極完成的七倍加強之靈的照耀。這是我們的彰顯，這彰顯就是耶穌基督的見證。

第四章 眾召會需要相同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一、主向一個召會所說的話，就是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啟示錄二章一節、七節。（二、三章中共七次。）

二、在耶路撒冷的決議，乃是給所有召會遵守的規條—行傳十五章一至二節、十三節，十九至二十一節、二十二至二十三節、二十五至三十一節，十六章四至五節。

三、使徒給歌羅西人的書信，囑咐老底嘉人要念；給老底嘉人的書信，歌羅西人也要念—歌羅西四章十六節。

四、外邦眾召會做法猶太地眾召會—帖前二章十四節上。

以上列舉的點不是我的教訓，乃是聖經在新約裡的教訓，神新約經綸的教訓。我和你們眾人的交通由四件事構成：（一）畢生對聖經六十一年多的研讀；（二）畢生對主歷代所興起屬靈偉人之傳記的研讀；（三）召會的歷史，包括不同公會的興起和創始人，包括希臘正教、天主教、更正教—國立召會、私立召會、和自由團體；（四）我對主恢復裡情況的觀察，我在其中已經五十四年多了。

我最後要和你們交通四件事，這些事長久以來一直在我心上：家中聚會、全時間者、真理課程、以及以獨一、和諧的作法廣傳福音。（見長老訓練第八冊。）然而，若是沒有本書中的交通為基礎，我不願有人採用我對這四件事的交通。我對這些事的交通，是基於我在本書中的交通。我不願人不照著這交通而來做法。你若不贊同這交通的任何一點，請停止模仿我在台灣所作和將作的任何事情。

我要看到真實、正確、最新、最合乎聖經的恢復。我為此奉獻了我的一生。我覺得受主囑咐，要在祂的恢復裡造出晴朗的光景。主現今的恢復多多少少受到已過十五年中不同意見和不同實行的污染，這些不同的意見和實行，我們從起頭就不贊同。我們惟一所作的就是容忍和忍耐，盼望且期待那些有不同實行的人會有些改進。我們不是照著弟兄會的作法，將人革除。那不是我們的路。我們不會革除任何人，但我們有完全的權利和地位說到我們的實行。你若不願百分之百接受我所實行的，請不要模仿。

當我進入主的恢復，並且受主恢復裡的領頭人倪弟兄的邀請加入工作時，曾花許多時間考慮該不該加入工作。至終我清楚這是出於主，所以我進入主的恢復，並有分於為著這恢復的工作。從那天直到如今，我沒有任何改變，我也不會有任何改變。從三十七年多前我離開中國大陸，至今我從未改變我的腔調。我在教訓上一點也沒有改變，即使我經過了許多試煉。你們許多人多年在我的職事之下能見證，沒有什麼事曾改變過我的態度、我的立場、我的實行、我的道路、和我的教訓。

讓我們眾人彼此忠信。因著主的憐憫和恩典，我有地位讓你們知道我的立場。你若覺得這就是路，請誠實的與我們在一起。我不願在主的恢復裡看見重演墮落基督教的光景。我覺得非常有負擔，主必須有新的起頭。我在多方考慮之下，緊急召聚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的長老訓練。我召開這些聚集，實在說來，不是為著你們眾人，乃是為著你們中間的一些人。在那兩次長老訓練中，每篇信息都是為你們釋放的。我也為著一些我非常關切的親愛弟兄們召開了這次長老訓練。因著你們的異議，你們會破壞你們的前途，並且破壞主的恢復。一九五九年，我在台灣曾警告一些有異議的人，他們有自由走他們的路，但他們那樣作要破壞他們的前途，並且導致無止境的分裂。我對他們所說的，已經成了歷史。他們破壞了他們屬靈的前途，破壞了許多別的人，並且導致不斷的分裂。

我們贊同只有一位神、一位靈、一位主、一個召會、一個恢復、和一個見證。倘若這是主的恢復，這就是獨一的。無論我們是誰，我們若不願走這條路，就沒有別的路可以往前。那些異議的人離開了主的恢復以後，他們到處流浪。請客觀的想想看，他們有什麼別的路可走。召會有一個以上麼？主的見證有一個以上麼？神有一位以上麼？那靈有一位以上麼？主有一位以上麼？有些人離開主的恢復，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不能走這條路，並且表明他們要走別的路。他們是紳士。我尊敬他們和他們的道德。但甚至這些有紳士風度，離開主恢復的親愛聖徒，也破壞了他們屬靈的前途。多年來，這件事沒有例外。

一旦結了婚的女子離婚，她的整个人生就受了破壞。在美國有些人也許結過四、五次婚，但我們知道在神眼中，甚至在有道德的人眼中，離婚不是人生正確的路。一旦女子結了婚，她就交付了一生。她若與丈夫離婚，她的人生就受到破壞。她沒有別的路可走。照樣，你若離開主的恢復，沒有人咒詛你，但你會破壞自己屬靈生命的路。你會沒有路照著神新約的經綸往前。在神的命定裡，女人只該有一個丈夫。主就是我們的丈夫，祂的路就是我們丈夫的路。女人若不走丈夫的路，她就使自己人生的路複雜了。這是我愛心、勸勉和警告的話。

在上篇信息中，我們從神聖的話看見，眾召會在教訓、實行、思想、說話、素質、外表和彰顯上都該是一。在這些點上沒有漏洞可爭辯，除非你不相信聖經。說到這些點的經文都指明，這不是我的觀點、教訓或意見，這不過是我在引用神聖的話。我要用我的誠實尊重你，從神的聖言，照著神將真理告訴你。聖經是我們共同的立場，我的負擔是要向你陳明神聖話語的點。

主向一個召會所說的話，就是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

主向一個召會所說的話，就是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啟二1，7。）這裡主的話乃是祂在啟示錄二、三章所說的話。主在給每個召會的書信開頭，都告訴我們祂的身份。祂宣告祂的所是之後就說話；而在祂說話的末了，聖經說，『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啟二7，11，17，29，三6，13，22。）這話重複了七次。主向一個召會所說的話，就是那靈所說的話，這事實不僅指明祂與那靈是一，也指明祂向一個召會所說的話，就是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

假定主向在以弗所的召會說一件事，但在老底嘉的召會覺得他們的光景與以弗所不同。他們覺得該禱告尋求主的引導，看看是否該完全接受給以弗所的交通，或者只是部分接受，以適合他們的光景。當然，啟示錄二、三章沒有這樣的事，但在今天的恢復裡，我聽說在我們中間有這樣的事。這是有美好借口的異議。有些人說，『我們接受職事，但我們要考慮並且禱告看看，主要引導我們接受這職事多少，以及這職事會適合我們當地的光景多少。』

如果作妻子的對丈夫說，『我愛你，我接受你作我的丈夫，但你所說的，我必須帶到主面前，看看是否真是祂給我的引導。我需要禱告，好知道我該完全接受你的話，還是部分接受，以及你的話是否適合我的光景。』如果作妻子的有這種態度，丈夫會覺得如何？她的態度是一種狡詐的異議，丈夫不能永遠容忍。然而已過的十五年，我一直容忍一些人這樣的態度，但我的容忍結束了。

我再說，我們必須看見，主向一個召會所說的話，就是那靈向眾召會所說的話。最好的召會是非拉鐵非，但甚至非拉鐵非也沒有認為她必須禱告尋求主的引導，看看她該完全或部分接受主向其他召會所說的話，以及這話是否適合她當地的光景。沒有這樣的事。我們都需要站在鏡子前看看我們的臉面。我們注視的時候，可能也會看見基督教的東西。主的恢復能這樣麼？墮落基督教的可憐歷史能在主的恢復裡重演麼？我們眾人不該向任何一種狡詐的離異投擲石頭麼？

在耶路撒冷的決議，乃是給眾召會遵守的規條

在耶路撒冷的決議，乃是給眾召會遵守的規條。（徒十五 1~2, 13, 19~21, 22~23, 25~31, 十六 4~5。）『規條』是很強的辭。行傳十六章四節的經文使用『規條』一辭。規條比決議、指示、教訓、或指引更重。行傳十五章一至二節給我們看見，猶太教割禮的實行有很大的問題，很大的攪擾。這激起眾召會之間的難處，尤其是外邦世界眾召會和猶太地眾召會之間的難處。即使使徒保羅這樣注重關於外邦人的真理，他仍認為問題不該在安提阿解決，乃該與在耶路撒冷的召會一同解決。他沒有定意忘掉耶路撒冷，或者為著外邦眾召會，將猶太教的實行撇在一旁，不管在耶路撒冷召會的感覺如何。保羅若這樣實行，就是宗派。這就是說，他在地上實行兩個基督的身體——一個身體在外邦世界，另一個身體在猶太地，是他所不關心的。然而，保羅知道這不是正確的路，所以他、巴拿巴、和其他幾個人到耶路撒冷去。保羅、巴拿巴、和其他幾個人到耶路撒冷去，不是因為耶路撒冷是神行動的總部，也不是因為在耶路撒冷的召會是總會，控制其他的召會，乃是因為耶路撒冷是割禮這異端教訓的源頭。

在耶路撒冷所舉行的會議，不僅僅是使徒和長老的會議。行傳十五章二十二節說，『那時，使徒和長老同全召會，都認為…。』不但使徒和長老在那裡，全召會也在那裡。這不是所謂高層人士的會議，乃是『同全召會』的會議。保羅實行身體的原則。這問題不是某一地區的事，乃是整個基督身體的事。因此，保羅到耶路撒冷去，同有關各方——使徒、長老以及在耶路撒冷的召會——舉行會議。保羅在實行身體的原則。他不是宗派，說外邦世界的眾召會與猶太地的眾召會無關。他沒有說，『讓他們走他們的路，我們走我們的路。』他到耶路撒冷去，遵守身體的原則，然後作成決議。

在使徒行傳生命讀經裡我曾指出，這項決議保羅並不滿意，但為了遵守身體的原則，他接受了。我說這項決議不完全令人滿意，根據是行傳十五章十九至二十一節裡雅各結語的內容——『所以我判斷，不可難為那轉向神的外邦人。只要寫信，叫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淫亂，並勒死的牲畜和血。因為自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逢安息日，在會堂裡誦讀。』在雅各的結語裡，他顧到猶太教三個主要的項目——摩西的律法、會堂與安息日。藉著行傳十五章這些經節，我們能領會為什麼雅各在行傳二十一章與猶太教妥協。（徒二一 18~26。）保羅領悟，在新人裡不能有猶太人、希利尼人或任何天然人的地位，但雅各所下的結論包括了一點，是完全違反新人原則的。（徒十五 20。）保羅容忍了這斷案，這種容忍多多少少帶進行傳二十一章的光景。那時主不願再容忍了。就在保羅和其他四人要還拿細耳人願的時候，神許可一場暴動抵擋他，他們想要完成的事就被吹散了。（徒二一 27。）

行傳十五章的斷案被寫成規條，囑咐眾召會要接受。平心而論，我願與一切有異議的人舉行這樣的會議。我們都需要有保羅、巴拿巴與耶路撒冷人那樣的會議。然後我們必須下斷案，寫給全球眾召會，讓眾召會都遵守我們的規條。這規條是在於聖徒們照著神所說的而有所辨識。去年在一個地方有人的確說了些什麼，使人看見今天在主的恢復裡有了兩條線，因而使他們非常關切這事。

我已經說過，我不喜歡將任何人革除。我的職事是要服事人，向人供應基督，向你們供應話語。你們許多人知道，我對你們存著多少的愛心和忍耐，要幫助你們，保守你們，並將你們導向正確的路。我所聽見消極的事，使我召聚一九八四年二月、一九八五年九月的長老訓練，也使我召聚這第三次的長老訓練。雖然我覺得我的容忍必須終止，但我要在身體的原則裡作這事。讓我們達成決議，將決議傳到全球眾召會。

在主的恢復裡有不可有不同的實行，不可有不同的路線給聖徒們來往前，這是完全不正確的。在主的恢復裡若有兩條線，聖徒們該跟從那一條線？你若把一個女兒嫁給兩個丈夫，女兒就很難過她為人的生活。你也許用兩條線訓練你所在地的聖徒，但你確信他們會永遠留在你所在之地麼？他們若到其他地方去，就會成為難處的因素。在美國和台灣的眾召會不喜歡有兩條線，也無法接受兩條線。

保羅和巴拿巴到耶路撒冷去，與弟兄們舉行美好的會議。然後雅各下了結論。那些熱中猶太教者提倡割禮的作法，雅各同意那是不正確的。那必須終止。在這點上雅各是正確的，但在他的斷案裡，他顧到摩西、會堂與安息日。這是妥協，不過難處的主要因素是解決了。這規條傳到眾召會以後，行傳十六章五節說，『於是眾召會在信仰上得堅固，人數天天加增。』那些召會在信仰上得堅固。

我們該領悟並看見，不同種類的實行的確使聖徒們軟弱。但在這樣的規條以後，信徒在信仰上得了堅固。割禮的實行使信徒在基督裡的信仰軟弱。他們可能疑惑不定，究竟是割禮正確呢，還是基督裡的信仰正確？他們該不該相信兩件事—摩西的律法和基督的救恩？在得到這規條以後，聖徒們就得了堅固。

行傳十五章三十一節告訴我們，在安提阿的召會念了規條，『因得鼓勵，就喜樂了。』在安提阿的聖徒，因著在主召會中這種不同的實行受到攪擾。他們失去了喜樂，並且受苦，所以有『鼓勵』和『喜樂』二辭。我要那些涉及另一路線、另一實行之難處的弟兄們知道，有些聖徒已經受了攪擾，感到困擾，並且非常關切人會困惑自己該採取那一路線。我們需要下斷案，作決議，傳給眾召會。要讓聖徒們得堅固，受鼓勵。要讓他們喜樂。我無法容忍那一直在蔓延，使身體軟弱的疾病。我們需要對這問題作成決議。

那些涉及問題的人，是我愛到極點的，他們知道我已盡了我所能的。主在起一個新的起頭，我不願看見有任何不同的實行被帶進新的起頭裡。這就是為什麼我這麼重的說，你若不贊同本書中的交通，請不要模仿我所要作的任何事情。

使徒給歌羅西人的書信，老底嘉人要念；給老底嘉人的書信，歌羅西人也要念

使徒給歌羅西人的書信，囑咐老底嘉人要念；給老底嘉人的書信，歌羅西人也要念。（西四 16。）這兩個地方的光景和情況在有些方面也許不同。但使徒說，歌羅西人需要將給他們的書信傳給老底嘉人，給老底嘉人的書信歌羅西人也需要念。老底嘉人也許對保羅說，給歌羅西人的書信適於歌羅西的情況和光景，但不適於他們的情況。他們也許覺得不需要讀保羅給歌羅西的書信，但樂於接到保羅給他們的書信。歌羅西人也許說同樣的話，就是珍賞保羅寫給他們的信，但不認為他寫給老底嘉人的信會適合他們當地的光景和情況。

說我們不喜歡拒絕職事，但我們必須禱告，看看主如何引導我們，這話聽起來非常屬靈，但這是遮掩狡詐異議的最好借口。然而，保羅對歌羅西和老底嘉的囑咐，沒有附加條件。保羅所寫的，不僅是為著某一個召會，或為著兩個召會，乃是為著所有的召會。我們無法再容忍與這原則相對的任何事情。

外邦眾召會做法猶太地眾召會

外邦眾召會做法猶太地眾召會。（帖前二 14 上。）說你所在的召會該與其他的召會不同，就是異議。跟從猶太召會，在新約裡不是一種榮耀的說法。成為猶太的，並不是一種榮耀，但保羅很喜樂，並且鼓勵在帖撒羅尼迦的召會率先做法猶太地的眾召會。

假定在巴西的眾召會要做法並跟從在美國的眾召會，有些人也許覺得這是錯誤的。他們也許覺得在巴西的眾召會仍該與在美國的眾召會不同。在今天受蒙蔽的光景裡，他們也許以為這就是屬靈。每個地方召會都自由的接受那靈的引導。這聽起來非常美好，事實上卻是狡詐的異議和真正的毒素。

我必須宣告，在主的恢復裡，我知道我所作和所教導的。我不後悔，我也從不改變我的腔調。我惟一實行的，就是容忍加容忍，忍耐加忍耐。從我們在本篇信息所包括的一切經節看，聖經中沒有留下一點暗示，人能找出來稱義這錯謬的教訓，就是眾地方召會能彼此不同。這種教訓和實行是狡詐的，在新約裡毫無根據。今天在主恢復裡的需要，乃是眾召會都成為相同的。

第五章 使徒的帶領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一、照著神新約經綸的教訓一約翰十四章二十五至二十六節，十六章十二至十五節，行傳二章四十二節，提前一章三至四節，六章三節，歌羅西一章二十五節。

二、不實行越過聖經教訓的事一林前四章六節。

三、教導使徒所教導的一提後二章二節、十五節。

四、要做法那做法基督的使徒一林前十一章一節。

以上列舉的四個項目該接著第四篇的四個項目。我們在第四篇已經看見，眾召會該是相同的。一個召會沒有理由在任何積極的事上，或在任何積極方面與別的召會不同。任何一種不同都該被定罪。我引用過許多經文向你們證明，並向你們證實，眾召會需要相同，這是照著神新約經綸的真理。基於我們在上篇信息所說過的四點，任何召會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在積極的事上與別的召會不同。我們眾人是地方召會，但我們仍是獨一基督的一個身體。身體所有的肢體在生命、性情、或膚色上不會不同。在我們中間，尤其是在主的恢復裡，任何人都沒有理由稱義眾召會中間在積極事上的不同。

眾召會該是相同的，眾召會也該跟隨使徒的帶領，如以上四點所指明的。在新約裡，當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祂是頭在帶領。四福音從始至終，主耶穌是獨一的帶領人。彼得不是帶領人，雅各或約翰也不是。他們都以主為帶領人。祂是他們惟一的主，他們都是弟兄。他們沒有稱別人為主；他們中間只有一位主。甚至在主升天以前，他們就稱祂為主。耶穌自己甚至告訴門徒，他們只有一位主，一位主人，祂是獨一的師尊。（太二三 8~10。）在主復活那天晚上，祂將自己吹入信徒裡面；在祂升天以後，祂將自己澆灌在所有的信徒身上。這時候，門徒中間誰能作帶領人？這是給我們思考的一件大事。彼得在五旬節那天向猶太人宣告：『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神已經立祂為主為基督了。』（徒二 36。）雖然升天的基督是信徒的主，但在實行上必須有一種實質的帶領，是人所能見的。主既已升天，這實質的帶領就不在個人的主自己身上。在祂升天以後，這帶領如今是在祂身體的一些肢體上；這些肢體能真正代表祂。照著新約，這些代表的肢體就是使徒。

使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人。使徒是奉差遣的人，但僅僅憑這定義，我們無法正確的領會誰是使徒，尤其是需要所有信徒承認為帶領人的使徒。在使徒行傳裡，主在地上的工作分為兩段。前十二章形成一段，這一段的帶領人是彼得。使徒行傳的後十六章，從十三至二十八章，是主工作的第二段。在使徒行傳的這一段，保羅是帶領人。沒有兩個帶領人。巴拿巴和保羅一同旅行，至終保羅成了帶領人。在他的書信裡，保羅很坦率的告訴我們他作帶領人的地位。新約給我們看見，主在地上的行動總是隨著兩個帶領人—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羅。

照著神新約經綸的教訓

眾聖徒所必須跟隨的使徒，不僅僅是奉差遣的人。在新約裡有許多奉差遣的人。除了保羅和彼得以外，有傳福音者腓利和約翰。雖然約翰同彼得出外探訪撒瑪利亞的聖徒，（徒八 14，）但他的確不是帶領人。有巴拿巴、西拉、提摩太、以及好些別的使徒與保羅在一起。但在這些使徒中間，只有保羅是帶領人。在某段時期，誰是所有信徒必須跟隨的帶領人，這事決定的因素是什麼？照著聖經，只有一個因素—帶領人乃是照著神新約經綸的教訓帶領神子民的人。

神新約經綸的教訓就是使徒的教訓。使徒的教訓乃是指神新約經綸的整個啟示，而神新約經綸的整個啟示已被大多數基督徒失去了。有些人相信『正統教義』只是耶穌基督在地上的時候，給十二使徒的教訓。這是嚴重的錯誤。若是這樣，新約有一半以上要切去。新約二十七卷書中，有十四封書信是保羅寫的，而他不是十二使徒之一。

在約翰十六章十二至十五節，主告訴門徒，祂有好些事要告訴他們，但他們擔當不了。但實際的靈要來，使他們領悟那些事，將祂從主所領受的宣示與他們。凡父的所是和所有，都具體化於子，（西二 9，）凡子的所是和所有，都由那靈領受。然後那靈將三一神的一切所是和所有，宣示與我們信徒。（約十六 14~15。）這就是神聖三一進入我們這人裡面的神聖傳輸。詩歌三百八十二首第三節是照著約翰十六章十五節寫的：『凡父所有全由你承，凡你所是都歸於靈；靈進我靈作你實際，使你成為我的經歷。』父的所有由子承受，子的所有傳給那靈，這位靈進入我們靈裡，作子的實際，使祂成為我們的經歷。彼得和約翰無法領略主在約翰十六章十二至十五節所題的，所以主沒有詳細告訴他們這些事。然而，這少數幾節經文在保羅的十四封書信裡得著發展。『願主耶穌基督的恩，神的愛，聖靈的交通，與你們眾人同在，』（林後十三 14，）這是對約翰十六章十四至十五節裡主話之應驗的應用。

神新約經綸的教訓，包括主在四福音裡所給我們的一切教訓。誰領會馬太五至七章？誰能告訴你約翰十四至十六章同約翰十七章裡主結束之禱告的真正意義？今天有人也許宣稱自己是使徒，但他們明白這些事麼？許多到中國去的傳教士只告訴人說，他們是罪人，耶穌愛他們，所以為他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們告訴人說，他們若不相信耶穌，就會死，並且下地獄，但他們若真相信祂，就會過喜樂的生活，並且上天堂。這是神新約的經綸麼？

假定一個人到你這裡來，宣稱他是奉差遣的人，是使徒。他可能傳福音，也多多少少認識新約，但他所認識的是怎樣的新約？他若不認識神新約的經綸，就會給你滿了無知的帶領。對神新約經綸無知的人，無法給信徒正確的帶領。人要領頭，不在於他是誰，乃在於他有沒有完全認識關於神新約經綸的真理。保羅若非對信仰的奧秘有完全的認識，就不能給信徒正確的帶領。在提前三章九節，保羅甚至囑咐執事，需要持守信仰的奧秘。你若要作使徒，你對信仰之奧秘的認識就該在執事之上。你是不是使徒，作主工作上的帶領人，不在於你是誰，或你是奉差遣的。成千的傳教士奉差遣到布道區，但你認為他們都是使徒，在主的工作上領頭麼？他們能給信徒正確的帶領麼？

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彼得也沒有達到完全認識神新約經綸的標準。為保羅被主興起時，彼得多多少少過時了。彼得在第二封書信裡承認，在他以後來的保羅，所認識的比他多得多，原因就在這裡。（彼後三 16。）彼得不像保羅那樣充分領悟約翰十六章十四至十五節關於神聖三一的傳輸。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提摩太前書、提摩太后書、提多書和希伯來書，尤其包含了神新約經綸奇妙且完全的啟示。彼得和約翰從未使用『基督的身體』一辭。約翰福音十五章題到葡萄樹，與基督的身體非常相近；但約翰從未使用基督的身體一辭。

使徒就是那些能給我們神新約經綸之教訓的人。五旬節那天以後，信徒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訓裡。（徒二 42。）使徒的教訓不只含示行傳二章時彼得和約翰的教訓，因為主有更多的使徒要來。在歌羅西一章二十五節，保羅告訴我們，他有一分特別的職事，要完成神的話。這是一件大事。我若站起來告訴你們，我在這裡完成神的話，我就該被定罪到極點。神的話已經由保羅加上約翰的啟示錄所完成。在約翰的啟示錄末了，主耶穌宣告，沒有人能在所寫的話上加添什麼或刪去什麼。使徒的教訓，意思就是神新約經綸的教訓，包括主耶穌在四福音裡所教導的，保羅在十四封書信裡所寫的，約翰所寫的啟示錄，以及新約其他各卷書。

有多少真正且稱職的基督教教師明白馬太五至七章裡諸天之國的實際？誰明白約翰十四至十七章裡神聖三一分賜的意義？誰明白以弗所書、腓立比書、歌羅西書、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和希伯來書裡關於神新約經綸的啟示？你若不明白，我題議你去研讀這幾卷書的生命讀經信息。

使徒就是對神新約經綸有充分認識的人；不然，他們絕不能給神所揀選的跟從者充分、正確的帶領。一位年長姊妹曾告訴一些青年人，雖然倪弟兄只比我大兩歲，但我尊敬倪弟兄並服從他，好像兒子對父親一樣。倘若我對倪柝聲弟兄能作這樣服從的人，我對每個人都能作這樣的人。但你是誰，叫我像兒子一樣對你？

史百克（T. Austin Sparks）在他的時代中有拔尖的職事。五十多年前，我尊敬他到了極點，並且讀他的書。我親自告訴他，我從他論約翰十二章二十四節和路加十二章四十九至五十節的『主的釋放』一書中得著多少的幫助。他到台灣來訪問我們時，很驚訝我從這本書得著幫助。雖然我尊敬他到這樣的地步，但他第二次到台灣來訪問我們時，我抵擋他，正如保羅抵擋彼得一樣。（加二 14~15。）他暗中破壞召會的立場，竭盡所能要除去我們召會生活的實行。我起來抵擋這事，因為這不是照著真理。這裡的點也是一使徒是能照著對神新約經綸之教訓的完全認識，給你充分、正確帶領的人。

在五旬節那天，彼得有資格告訴人，主耶穌在地上時所給他們的一切教訓。彼得有資格這樣作，他的帶領一度很有能力。但此後他的帶領開始衰微。（加二 11~14。）然後保羅被興起，在主的行動上成為有能力的帶領人。在保羅的書信裡，我們能看見關於基督與召會的極大奧秘。（弗五 32。）我不相信彼得領會神新約經綸的教訓到保羅那樣的程度。彼得甚至從未使用『基督的身體』一辭。

我們該相信我們的神是活的。（提前三 15。）我們的神既是活的，祂就該一直行動。今天祂仍在行動。祂在那裡行動？神的行動總是藉著說話。沒有說話，祂就不行動。我們必須問自己，神的說話在那裡。在希臘正教、天主教、更正教各公會、國立召會、私立召會、或自由團體麼？我們活而行動的神，總是藉著說話行動。我們必須承認，祂現今的說話是在我們中間。祂現今的說話不是關於長老治會、受浸、說方言、恩賜、醫病、或福音運動。今天祂的說話乃是關於神新約的經綸。我盼望我們都能蒙光照。我被迫向你

們眾人這樣放膽推薦自己。我被迫作愚妄人。今天能在主的行動上作帶領人的，乃是認識神新約經綸的人，是認識今天神的說話是什麼的人。

在五旬節那天，彼得的確是使徒，作主行動的帶領人，因為他是認識神說話的人。他甚至是為神說話的口。誰在他的時代作為神說話的口，誰就是帶領人。神向他們說話的人，就是帶領的使徒。他們所供應的，是給眾聖徒跟隨的正確帶領。這種定義是合理的。

要作一個能照著對神新約經綸的完全認識，給信徒正確且充分帶領的人，不是一件競爭的事。沒有人能與別人競爭。這全在於祂的憐憫和祂的憐恤。保

羅在羅馬九章十六節承認這事。神在基督的身體裡賜給保羅那一分，沒有人能與他競爭。

我們若相信主的主宰權柄，以及祂是活的、行動的、說話的，我們就必須誠實、謙卑、忠信的找出今天神在那裡說話。誰有神關於神新約經綸整個教訓的說話，誰就是在祂行動上的帶領人。

然而，這些帶領人不能在神新約經綸的教訓上加添什麼，如聖經所啟示的。這教訓在第一世紀末了，藉著保羅和約翰二人全然完成了。神的神聖啟示就是神的話，藉著保羅的十四封書信，和約翰末了的著作一啟示錄，已經完全完成到極致。在啟示錄裡，主這獨一、神聖的作者宣告，沒有人能加添什麼或刪去什麼。結果，聖經就是神完成的話。沒有人能像史密斯約瑟（Joseph Smith）那樣來告訴我們，他在聖經以外得著了什麼。今天帶領的使徒應當只認識這神聖新約經綸的完全內容。你若要做這樣的人，你必須被神新約經綸的完全認識所充滿，也必須被神新約經綸的教訓所限制。你不能有別的東西。

不要實行越過聖經教訓的事

說在主的恢復裡有兩條線，就是越過新約的教訓。在神新約經綸的教訓裡，沒有兩條線。你若強調說方言過於神新約經綸的中心線，你就偏了。強調說方言，不是照著新約經綸的教訓。在新約裡，神的話借其完成的保羅，（在林前十四章）竭盡所能要約束說方言，絕不提倡這事。在全部新約裡，沒有一節鼓勵人提倡說方言。

你若提倡說方言，就越過神新約經綸的教訓。那樣你會引起難處。我們必須在神新約經綸獨一教訓的範圍裡受約束、受限制。不然，我們所作的會引起分裂。像使徒保羅那樣約束說方言，不同於反對或制止說方言。我們的確跟隨使徒保羅約束說方言，但我們從不反對或制止正確且真實的說方言。我們若這樣作，就是越過聖經的教訓。

我們傳揚主耶穌的福音必須在四件事上受約束—同心合意、禱告、那靈與話。在這四項以外帶進任何花招，就是越過神新約經綸的教訓。你所作的暫時似乎非常美好且有益，但最終會產生難處。

受浸是合乎聖經的，但把這道理的点作為你建造召會的基礎，就是越過神新約經綸的教訓。浸信會的實行越過了這教訓，產生了一個很大的公會同許多小分裂。浸信會本身分裂成不同的團體，如南浸信會和美國浸信會。長老治會也是照著聖經，但把這點作為你建造召會的立場，就大大越過神新約

經綸的教訓。召會設立學校或神學院，也是越過這教訓。然而，召會訓練信徒卻是正確的。

我的點是說，我們不該把聖經裡沒有的實行具體且明確的帶進召會生活。這是越過神新約經綸的教訓，遲早會引起難處，帶進分裂。強調任何屬靈的恩賜，也是越過新約經綸的教訓。聖經裡有恩賜，但我們不該使恩賜成為我們教訓的重點。那些說主的恢復有兩條線的聖徒，不知道這樣說是多麼冒險。

保羅說，他們不作越過聖經裡所寫的事。（林前四 6。）哥林多人自高自大，高看這個工人，輕看那個工人。他們在其他的事中，說自己是屬保羅的，意思就是他們驕傲，自高自大，高看保羅，輕看彼得和亞波羅。這不是照著聖經的教訓。任何越過新約教訓的事，都會破壞並危害人的帶領。使徒的帶領必須一直照著並限於神的話。

教導使徒所教導的

在提後二章十五節，保羅告訴提摩太，必須學習如何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話，如何正確的教導神的話。正直的分解神的話，意即將神話語的各部分，正確、正直、毫不曲解的揭示出來。在二章二節他也告訴提摩太，要將他從保羅所聽見的，托付忠信的人，使這些忠信的人能將保羅所教導的教導別人。這是傳播使徒教訓的囑咐。

要做法那做法基督的使徒

在林前十一章一節，保羅說，『你們要做法我，像我做法基督一樣。』若有人不照著新約經綸的教訓跟隨基督，我們中間沒有人該跟隨他。帶領的使徒該對神新約經綸的教訓有充分的認識，並且這樣的跟隨基督。我幼年在基督教裡的時候，受教導要跟隨耶穌。然而，我們必須領悟耶穌是誰。

耶穌是三一神成為肉體來作人，在地上過為人生活，並且以七種身份死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成就包羅萬有的死。祂復活成為神的長子和賜生命的靈，釋放神聖的生命，好將祂自己分賜到我們裡面。如今祂在諸天之上是升天者，執行祂天上的職事。要做法基督不是那麼簡單。做法基督不是用我們人的努力來謙卑、和藹、溫柔，像祂一樣。這是錯誤的跟隨基督。

誰在基督的成為肉體、為人生活、死、復活、升天、和天上的職事裡認識、教導並跟隨基督，誰就是我們需要跟隨的人。我若跟隨這一位，那麼你們就該跟隨我。我若不是在教導並跟隨這樣的一位，請忘記我。這不在於我是誰，只在於我所教導並我所跟隨的。

眾召會該是相同的，那些能給眾召會帶領的人，乃是對神新約經綸的教訓有充分的認識，並願將這些教訓傳到全地的人。我們跟隨的人，乃是在教導並跟隨這包羅萬有、成為肉體、釘十字架、復活、並升天的基督，祂為著完成神新約的經綸，仍在諸天界裡盡職。我們必須跟隨這樣的人，也必須接受他們的帶領。他們的帶領對眾召會乃是正確的帶領。

第六章 在主的職事裡不吹無定的號聲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讀經：

哥林多前書十四章八節：『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

主的職事一吹號叫軍隊打仗

在林前十四章八節保羅對哥林多人所說的話裡，他是論到說方言要有明確的翻譯。他說，人說的方言若沒有明確的翻譯，就像吹無定的號聲。我們也許以為說方言這樣的事太小了，不值得我們考慮。正如我們已經看見，有人吹另一個號，說主的恢復有兩條線。我們也許以為這些是小事，與主的人位、祂的神性、或祂的神格無關。對於說方言有沒有明確的翻譯，以及有的感覺在主的恢復裡可以有兩條線，有些人也許認為這些是次要的事，與神聖啟示的主要項目無關。它們與主的元首身份或主的救贖工作沒有關係。它們不是現代的神學，並沒有否認聖經的權威，或神的存在。

有些所謂的工人、帶領人，喜歡以為自己能採取另一條線，不跟隨職事裡的一條線。他們也許認為這和說方言沒有明確的翻譯一樣，不過是一件小事，不需要太加注意。已往我自己也多多少少有這種思想。雖然我說了這樣嚴肅的話，我的容忍結束了，但有些弟兄也許覺得，（不是消極的，乃是非常積極的，）他們愛我，他們不認為我需要對這樣的小事那樣嚴肅。已往我有同樣的思想，但藉著我的研讀，我看見在新約裡，吹號叫人預備打仗的例證只用在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這個例證不是用來說到基督在祂神格裡的身位，或基督重大、永遠的救贖。這個例證是用在次要的點上，就是翻方言。

讓我們讀林前十四章六至九節，看看這個例證的上下文：『弟兄們，我到你們那裡去，若只說方言，與你們有什麼益處？除非我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訓，對你們講說。就是那無生命而發聲之物，或簫、或琴，若發出來的聲調沒有分別，怎能知道所吹所彈的是什麼？若吹無定的號聲，誰能預備打仗？你們也是如此，若不用舌頭說容易明白的話，人怎能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這樣，你們就是向空氣說話了。』這是關於說方言的事，我們

認為這件事很小，使徒保羅卻在這節插進『打仗』一辭。我們中間沒有人會認為打仗是小事。打仗的軍隊需要士氣，就是爭戰的同心協力。為了維持這種士氣，甚至對最小問題的一些異議也必須消殺。那些微的異議談話若不消殺，士氣就會消滅。不再有士氣，軍隊必然會打敗仗。這警告我，主的職事是嚴肅的。主的職事就像吹號，叫軍隊前去打仗。（民十 9，士七 18。）主的職事是爭戰的事。（新約聖經恢復本提後二 3 與注 1。）

神爭戰的軍隊

我們必須領悟，今天主的召會乃是爭戰的軍隊。我們所作的事，比地上的任何戰爭都更嚴肅。我們是在與神的仇敵撒但爭戰。召會是神的軍隊，這點在以弗所六章得著完全的啟示並多面的例證。以弗所書論到基督的身體一召會。這卷書告訴我們，基督的身體一召會，是那在萬有中充滿萬有者的豐滿。（弗一 22~23。）這卷書也告訴我們，召會乃是在十字架上在基督裡面所創造的新人。（弗二 15~16。）不僅如此，召會也是神的國、神的親屬、（弗二 19、）和基督的妻子，祂的配偶。（弗五 24~25。）至終保羅在以弗所書告訴我們，具有這樣非凡地位的召會，基督的身體，乃是與神的仇敵爭戰的戰士。基督的所是和基督的所作，該作為神軍裝的各方面來使用並應用。我們必須佩戴基督作我們的胸甲，（弗六 14，）作我們的盾牌。（弗六 16。）我們必須用基督束我們的腰，（弗六 14，）也必須將基督當作一雙鞋穿上，好站住爭戰。（弗六 15。）召會不僅僅是一班被聚集在一起的人。召會乃是宇宙、神聖的軍隊，在宇宙中為著神與祂的仇敵爭戰。

在近代歷史中有兩次世界大戰，但我們必須領悟，今天召會在從事宇宙的爭戰。我們爭戰的空間比今天科學家研究的空間大多了。他們的研究多半局限於一個銀河，但無數的銀河與銀河以外的地方，形成我們爭戰的空間。我們在諸天界，在宇宙的空間裡與仇敵爭戰。我們的爭戰大得無法衡量。我們不是僅僅為著美國或為著世界從事小小的爭戰。我們的爭戰是宇宙的。保羅說到翻方言的事時，認為這與我們所從事的宇宙爭戰有關。他說到翻方言時，用了一個例證—為著打仗的吹號。

缺少擴增

從一九八四年十月起，我對主在地上的行動非常有負擔，我非常清楚覺得，主要帶領我回台灣。我很清楚，我們在主的恢復裡需要新的起頭。然而，主的恢復多多少少受了污染並破壞。這恢復已經非常軟弱。不健康的身體總是軟弱的。我不認為我們中間有人會說，已過的十五年，主的恢復一直很健

康。我們都承認，主的恢復不健康。我們沒有多少擴增，就是這事的證明。在這十五年裡，南美洲、中美洲、非洲、歐洲、和澳洲雖有更多的地方已經被主的恢復得著，但主恢復裡的總數太少了。沒有一個地方能給我們看見，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五年在台灣所看見的衝擊力。那時在台灣恢復就像爭戰的軍隊。在那些年裡，神的仇敵在許多方面和許多方向被打敗。在那六年內，擴增從大約四、五百人達到四、五萬。那裡有真正的衝擊力。已過的十五年，主的恢復無論是到南美洲、中美洲、歐洲、澳洲和非洲，從未有過這樣的衝擊力。不僅如此，這種衝擊力在台灣島上已經軟弱了，在美國這裡也減少了。今天的衝擊力如何？士氣如何？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覺得主帶領我回台灣，主要的因素是缺少擴增。擴增率這樣的低，這完全是錯誤的。我在德州歐文的冬季訓練中，對來自加拿大的弟兄們說了很重的話。我告訴他們，主的恢復到了這個約有二千五百萬人口的國家，經過了二十多年，今天在那裡聚會的聖徒不到八百位。這是羞恥，並且標示我們幾乎沒有士氣。在美國有將近一百處的召會，但聖徒人數的擴增率也非常低。但有些別的基督徒團體，尤其在遠東，近年來人數大為上升。

需要恢復士氣

這幫助我領悟，雖然我們持守正確的立場，擁有許多神聖的真理，並享受一切神聖的豐富，但我們失去了士氣。我們成了軟弱的帶菌人。人帶著一些病菌，一直影響他的身體，他怎麼會強壯？沒有人能否認我們軟弱的事實。因此，我非常自負。我不僅必須對主忠信，對眾召會忠信，我也必須對自己忠信。我為著主的恢復犧牲了一生。為著主恢復的緣故，我在我的職事裡經歷過種種的苦難。這就是為什麼我必須說實話，不管我會得罪誰。我必須作一些事，消滅這一切病菌。這就是從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六年，我召聚三次緊急長老訓練的原因。

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去台灣，徹底改變了主恢復中的每一點。我幾乎廢掉一切的老舊。我不在意親密、天然的友誼。在我的全人裡，沒有容量為著這樣的東西。我必須對我的主忠信。我必須對許多捨棄前途，來到這恢復裡的聖徒忠信。他們來到這恢復裡，至少百分之九十是由於我的職事。倘若主的恢復仍是這樣，我覺得非常虧欠這些捨棄前途來走這條路的親愛聖徒。

主在台北開始了一些新事。我原來無意在美國的眾召會中間開始一些事情。反之，我要美國的眾召會等候一段時間，使他們能看見台灣的模式。許多老舊的毒素還在的時候，我不願有一個起頭。因為我看見美國還存在著毒素，我就覺得有負擔召聚這次緊急的訓練。

這時候我無法和你們交通這四個要緊的點—家中聚會、真理課程、全時間工人、和福音的廣傳。這些是主今天行動的命脈。在我靠著主的憐憫清理我們中間目前的情況以前，我不會說到這四點。軍隊在這裡，但士氣已經失去了。在我們說到軍隊以前，我們必須得回士氣。以今天的情況，很難成為軍隊去打仗。吹無定的號聲，絕不能贏得爭戰。

職事與眾召會

某一個召會接受不接受職事，並不斷定那個召會是不是真正的地方召會。本篇信息的題目不是說『在主的恢復裡』不吹無定的號聲，乃是『在主的職事裡』。我不是說到主恢復裡的事，乃是說到職事。美國公民會說許多事批評政府和軍隊總司令。但你一旦進入軍隊，成為軍人，你就失去說話的權利。在議會裡議員可以爭辯、爭論、甚至爭吵，但就連議員一旦進入軍隊，成為軍人，他們也必須安靜。在軍隊裡不吹無定的號聲。職事不像議會。職事不是給人到這裡來發表意見的國會。職事沒有那樣的容量。職事完全為爭戰的靈所充滿。我不控制任何召會。所有離開公會，分裂的宗派，站在正確立場上的聖徒，都是他們所在地的地方召會。他們能發表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可能與這職事無關。

保羅告訴我們，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他。（提後一 15。）先前接受使徒職事的亞西亞信徒，現在離棄了他。他們沒有因著棄絕保羅的職事，失去他們是地方召會的地位。但在爭戰中，保羅的職事無法倚賴他們。對保羅的職事而言，他們不能倚靠。說職事無法倚賴某一召會，意思不是那召會已經被革除，不再是地方召會。她仍是地方召會，但我們必須領悟，職事是爭戰的單位。在這爭戰的單位裡，沒有容量和時間給你發表意見。

我對主的權益認真。我為著主的職事犧牲了一生。我捨棄了一切來走主恢復的路。如今我必須對自己忠信。不僅如此，藉著我在全全球的職事，成千聖徒進入了主的恢復，所以我必須對他們忠信。許多聖徒捨棄了很高的學位，在主的恢復裡跟從祂，但他們所在的光景，似乎有令人失望的趨勢。這使我有負擔。有些聖徒在主裡成了今天的他們，百分之百是由於我的職事，我不願我的職事浪費他們的時間。我必須作一些事，確保他們將全人投資到主的恢復裡。他們捨棄了世界的前途，但他們在主的恢復裡沒有得著多少鼓勵。

我必須對主忠信，對你們許多一直非常受這職事影響的人忠信，並且對我自己忠信。因這緣故，這職事不能容許任何人假裝在其中，卻仍說不同的話。

這不是說，我要你離開你的地方召會，或你的地方召會不再是地方召會。我所交通的乃是，職事在為著主恢復裡的權益爭戰時的衝擊力。

我對家中聚會、全時間者、真理課程、和福音的廣傳所要說的，不是為著那些對我的職事感覺不好、對我的職事有異議、假裝在職事之下，其實卻不以為然的人。我仍然愛所有落入此類光景的親愛聖徒，仍認為他們是在基督裡的弟兄，但我們需要有了衝擊力的軍隊，這軍隊沒有容量和時間給人發表任何一種意見。我們是在爭戰。軍隊在台灣已經開始爭戰。如今我們要看見這軍隊在擴增，不但在美國爭戰，也在加拿大、中美洲、南美洲、歐洲、非洲、澳洲、和整個亞洲大陸爭戰。這是我所要看見的。我不是在談論眾召會，我是在談論職事。職事是一件事，眾召會是另一件事。這兩件事在保羅所寫的書信中能區分出來。保羅的職事是一類，眾召會是另一類。保羅從未想要迫使眾召會在他的職事裡跟隨他，但保羅為著眾召會的確有一分職事。

拚命爭戰而沒有意見

有些聖徒多次到我這裡來，帶給我一些嚴重甚至消極情況的消息。他們可能誤會我，怎麼沒有嚴肅的回應。我相信我沒有這樣的回應，不僅是出於忍耐和容忍，也是因著主的智慧。我覺得忍耐完全是智慧的。一棵樹的果子在長大時，果子本身會顯明它的所是。果子成熟了，自然會從樹上落下來。然而，到了此時，我覺得不應當再容忍一些情況，因為已經造成夠多的破壞。我不願意看見主的恢復受到更多的破壞。親愛的聖徒，我沒有時間再與人虛耗。讓我們去打仗。『我們』是誰？就是沒有意見而拚命的人。

我在中國大陸置身於工作中十八年，我作了許多，但沒有人從我聽見任何意見。他們只聽見我一味照著倪弟兄來釋放信息的聲音。有些弟兄能見證，那十八年裡，所有與倪弟兄在一起的同工中間，我作得最多。但我勞苦，不發表任何意見。在同工聚會中，有時候倪弟兄會問：『常受弟兄，你怎麼說？』我無話可說。我的態度是倪弟兄叫我作什麼，我就作什麼。就是那麼簡單。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五〇年，沒有人聽見我對中國大陸的工作發表任何意見。

事實上，除了一件事以外，我的領會和倪弟兄的領會幾乎沒有不同。我從未告訴任何人那是什麼事，甚至沒有告訴我的妻子或家人，直到我來美國，倪弟兄也到主那裡去了。我覺得與倪弟兄不同的道理，是關於啟示錄裡的那兩個見證人。（啟十一 3~12。）這是我的領會和倪弟兄的領會惟一的不同的。

我的用意是給你看見，我與倪弟兄不是在每件事上完全相同。在這一件事上我不相同，現在仍不相同。我的點是說一雖有這個不同，但我在我的傳講裡，絕不發表倪弟兄沒有傳講的事，我也不教導他沒有說過的事。

一個流

已往我曾告訴你們，主開啟了我的眼睛，使我看見在聖經裡，尤其是在新約，只有一道水流從寶座流出來。（啟二二 1。）在五旬節，水流從耶路撒冷開始，流經猶太地，流經撒瑪利亞，到達了安提阿。從那裡這流轉向小亞細亞、西歐、羅馬，甚至也許轉向當時被認為是地極的西班牙。只有一個流；在使徒行傳裡，你無法看見兩個流。

巴拿巴是絕佳的弟兄，事實上是他把大數的掃羅帶進他的職事裡。（徒十一 25~26。）起初是巴拿巴領頭。然而，在他們第一次行程的途中，那靈記載保羅開始領頭，那靈也開始稱掃羅為保羅。（徒十三 9。）名字的改變可指明生命裡的改變。從這時起，被聖靈充滿的保羅，在使徒的職事裡一路領頭，連巴拿巴也接受這事實。巴拿巴與保羅是一，去耶路撒冷取得與割禮的攪擾有關的決議。就在那次決議成了給眾召會的規條以後，巴拿巴和掃羅之間起了爭執。（徒十五 35~39。）這次爭執不是為大事，乃是為小事。他們彼此分開，不是因著與信仰或基督的元首身份有關的不同意見。他們之間的裂痕不過是一件微小、個人、親密的事。巴拿巴要在他們的行程中帶他的表弟馬可同去，而保羅說不。對我們而言，那是一件小事。但巴拿巴帶著馬可離開保羅以後，使徒行傳裡主的行動就不再有了他的記載了。這事的原因是主只顧到一個流。

一九三三年，倪弟兄請我加入他在上海的工作時，我清楚看見了這件事。那時我在華北作工，在教導聖經上相當有力，前途頗可期待。然而因為我的眼睛得開啟，我就告訴主，我要去上海加入倪弟兄和他的工作。我看見在這地上，主的流，主的水流只有一個。若要華北被主得著，祂必然要藉著同樣的水流來作這事。我必須投入這水流，與這水流是一，讓主湧流。

主行動中的帶頭

現在讓我們來看亞波羅。在聖經裡對亞波羅沒有很長的記載。他不是有異議，但他多多少少留在另一個流裡。（林前十六 12。）聖經沒有暗示亞波羅要實行另一個流，但他的所是和他的所作給人不同的印象。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哥林多作工以後，有的人竟說，他們是屬亞波羅的；（林前三 4；）同時有的人自高自大，高看亞波羅，鄙視保羅。（林前四 6。）亞波羅沒有智慧。他若有智慧，絕不會那樣為人。

靠著主的憐憫，我能宣告，我在中國大陸置身於工作中那十八年，我是智慧的。我絕不使任何人以為他們能自高自大，高看我，鄙視倪弟兄。沒有這樣的事。聖徒們從我、我的行為、我的生活方式、我的行動、我的作工方式、我的信息、和我的說話所看見的，都認為與倪柝聲弟兄絕對是一。我沒有給任何人留下任何漏洞，以為我與倪弟兄不同。我相信那是主因祂憐憫所賜給我的智慧。從那時起，我們的歷史表明這一點。在倪弟兄的許多同工中間，主的恢復在哪裡？我沒有一種思想，要成為實行主恢復的人。甚至我去台灣，也確實是奉差遣的。那是倪弟兄對同工們的題議。我從來沒有一種思想或感覺，我要去作帶領人。甚至我來到美國，我也沒有在主恢復的西方世界中作帶領人的思想。但今天主的恢復在哪裡？在怎樣的帶領之下？有些所謂的同工宣稱，他們十分接近倪柝聲弟兄，但幾乎沒有一個召會是他們建立起來的。

你留在主的恢復裡，一面接受這職事，另一面卻說別的事，這完全是不智慧的。這樣作沒有智慧。這對你自己或你的將來都沒有益處。你也許說你有一分職事，但這對你的職事並沒有益處，如果你有一分職事的話。你這樣絕不能使你將來的職事得益處，反而廉價的拋棄了你的將來。智慧的路乃是沒有意見的與那獨一的恢復在一起。

我要忠信、坦率，我也要使你們眾人明瞭情況。我不相信我在這裡完全是出於自己。反之，我相信我在這裡是出於主。我要看見你們許多人起來，能作我所作同樣的事。我絕不會嫉妒。我喜歡看見這事，我也贊成這事！

軍隊與公民的不同

現在你們領會我的立場、我的心、以及我在那裡。弟兄們，我們需要有智慧。我們是藉著祂的憐憫和恩典而形成的軍隊，要為著諸天的國爭戰！在往後四年內，台灣島必須借這支軍隊福音化，真理化。為著完成這目的，我不願容忍任何一種異議的思想。作美國公民是一件事，但在美國軍隊裡爭戰是另一件事。基甸蒙召帥領軍隊為耶和華爭戰時，主告訴他人數過多。（士七 4。）至終，主揀選了三百人，並吩咐基甸打發其餘的人回家。這不是說，誰回家去，誰就不再是以色列人。他仍是以色列人，但他與爭戰的軍隊無關。

你會是地方召會的一員，卻與職事為著主在地上的權益爭戰無關。你們在主的恢復裡都是長老、同工和實習長老、帶領人。我是對你們諸位在主恢復裡的軍人說話，不是對公民說話。我在對軍隊裡的軍人說話。你要留在軍隊裡麼？你必須領悟軍隊是什麼，以及軍隊要作什麼。軍隊沒有容量接受你的意見。軍隊沒有時間虛耗。情況相當緊急。這屬天軍隊的目的，首先要福音化、真理化台灣，然後福音化、真理化美國。

最近一位弟兄問我能不能到他那裡，在一次特會中作工。他和我的交通使我覺得他不是與我們一同爭戰。我的負擔是要先得著台灣，其次得著美國。我不在意地上任何地區。我乃是為著主的恢復，有此策略的眼光。據我的觀察，上好的策略就是先得著台灣。你若只為著你那一區，這也許使你失望，但你若為著主的恢復，你會說，『阿們！』你甚至會有負擔差遣一些軍人加入軍隊，福音化台灣！

要智慧的承認主行動中的帶領人

在新約裡，保羅當時是主在地上新約職事裡的領頭，這是很清楚的。我在中國大陸與倪弟兄一同作工的時候，從不認為自己是什麼。我只認為自己是一個同工，要完成倪弟兄的負擔。我盡所能的不傳他沒有傳的福音，不講他沒有講的信息。我盡所能的不用他沒有用過的語彙或發表來傳講、說話、教導。我必須宣告，並且讚美主，我領受了祝福。我從不懊悔我所作的。沒有人從我口中聽見一件有關倪弟兄消極的事。我仍然很感激他。沒有他，沒有他的職事，我絕不能成為今天的我。我只勞苦，我只作工，我絕不給主的恢復造成難處。

就在中國大陸的政府即將改變為共產主義時，倪弟兄在上海召聚一次領頭同工的緊急聚會。他和我們交通到我們將如何面對要來的局勢。他題議把我從中國大陸打發到海外，並且說，他和其餘的人要在中國大陸為著主的定旨犧牲自己。我對這事並不覺得美好。似乎我是中途退出者，除了我以外，人人都要留下。會後，倪弟兄和我散步，我問他為什麼所有的弟兄都要留下，為著主的工作犧牲自己，卻要我出去。我永遠不能忘記倪弟兄轉身注視我時臉上的表情。他告訴我，我們該為著主的行動拚上，甚至甘願犧牲自己，並且他領悟，很可能有一天仇敵會將我們一網打盡。他告訴我，如果我們被一網打盡，我必須出去，使我們仍有一些東西留下。於是我說，我願接受他的話出去。在許多同工中，我是惟一被他指名要出去的人，為的是如果我們被一網打盡，我們會仍有一些東西留下。倪弟兄所說的都應驗了，並且成了歷史。讚美祂——我們仍有一些東西留下。

我們弟兄們必須領悟，我們不是在作自己的工作。你不是在作你的工作，我也不是在作我的工作。我們是為著主獨一的恢復，在作獨一的工作。全球有六百多處召會，沒有一處『在我的口袋裡』。在安那翰的帶領人能見證，我甚至不知道他們聚會的時間表。我若要參加擘餅，我需要打電話，好知道我該去那裡。我所建造的召會，都進了『別人的口袋裡』。

我們該領悟，我們不是在為自己作工。我們是在為祂的恢復作工。不管人怎樣批評倪弟兄，他對他所看見的極其忠信。他的確是為著主的恢復作工，他也為著這個恢復立了美好、正確、適當的根基。我在繼續建造主的恢復，我在作同樣的工作。我盼望你們都清楚這事。不要以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們都算不得什麼！惟有基督有一個身體。

我的確覺得我坦率的話該使你們眾人清楚整個情況，並使你們眾人清楚我們的需要。我們需要爭戰的軍隊，在爭戰的軍隊裡，我們不僅僅需要帶領人，我們需要打仗的司令官！我們沒有時間可浪費了。你們許多人為著主的恢復捨棄了很高的學位，很高的地位，你們必須對自己的犧牲忠信。你們也必須對許多受你們影響的人忠信；不然，你們就是在欺騙他們。

我們必須對我們的主忠信。我們在事奉祂，並且我們是認真的。我們不是僅僅在作餵養自己、謀生的工作；那是可恥的。你若要謀生，不要留在主的工作裡，要到其他更好的地方，使你謀得更好的生計。我們必須對主、對聖徒、並對自己認真。這是我們在主職事裡往前的惟一道路。現在你知道我在那裡，也知道你該在那裡。你也知道我們眾人所該作的一成為軍隊並在軍隊裡爭戰。

第七章 智慧的工頭與神的建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讀經：哥林多前書三章三至二十三節。

生命和在生命裡長大的事

在上篇信息中，我們交通到在主的職事裡不吹無定的號聲，主的職事猶如打仗的軍隊；在本篇信息中，我要交通到智慧的工頭與神的建築。本篇信息的交通在性質上與上一篇不同。當我們到前線去打仗時，我們必須勇敢，然後才能贏得爭戰。但是當我們來建造時，我們必須有智慧。我們必須領悟，我們在建造的建築，完全是生命裡的事。我們所讀的二十一節經文給我們看見，智慧的工頭和神的建築都是生命和生命裡的事。

首先，保羅的職事是栽種的職事。保羅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林前三6。）這不是爭戰的事，乃是在生命裡長大的事。然後保羅接著說，我們是神的耕地，神的農場。（林前三9。）這農場不是荒蕪或未耕種的，乃是神所耕種為要生長基督的農場。農場也是生命的事。然後保羅說，我們不僅是神的農場，也是神的建築。（林前三9。）這建築當然是生命裡的建築。

謹慎怎樣建造

保羅繼續告訴哥林多人，他好像一個智慧的工頭，立好了根基，其餘的信徒，無論是像亞波羅那樣的同工，或是召會裡的信徒，都是工人、建造者。每個人都是建造者。但你必須留意、謹慎用什麼建造，以及怎樣建造。你若用變化過的寶貴材料—金、銀、寶石—建造，你就要得賞賜。

你若用另一類要被焚燒的材料—木、草、禾秸—建造，你就要失去賞賜。你仍要得救；只是這樣得救，要像從火裡經過的一樣。（林前三15。）經過火得救，清楚指明你要經過一些管教而得救。經過火得救，就是經過一種焚燒的煉淨，一種潔淨而得救。這是一種苦難、管教和懲罰。那些用錯誤材料建造的人，要經過懲罰而得救。

顧到神的殿

保羅繼續說，我們需要看見我們是神的殿。（林前三 16。）表面看來，這些經節銜接得不好，似乎每一節都是獨立的；但使徒寫這一章時，在他的思想裡，這些項目是彼此連接的。一面，我們是在神的建築上工作的工人；另一面，我們自己就是建築，就是殿。這不僅僅是我們怎樣建造的事，也需要領悟我們怎樣對待這殿。你若謹慎的對待神的殿，你就不會毀壞這殿。你若隨便的對待這殿，祂就會毀壞你。林前三章十七節說，『若有人毀壞神的那殿，神必要毀壞這人。』這不是永遠沉淪，乃是經歷神的對付，神的懲罰。

照著我對聖言的領會，經過火得救必然是在將來，但神毀壞那毀壞祂殿的人必然是在今世。在今世，那毀壞神殿的人要遭受神的毀壞。這與保羅在林前十一章所說的類似。我們在主的筵席中若不配的吃餅喝杯，就是給自己吃喝審判了。保羅接著說，這就是為什麼『在你們中間有好些軟弱的與患病的，睡的也不少』（林前十一 30。）主管教那些不配的有分於祂筵席的人，首先使他們身體軟弱。然後，因他們不肯為過犯悔改，主就進一步使他們生病。因他們仍舊不肯悔改，主就藉著死審判他們。這死不是咒詛，乃是毀壞，因為人破壞或毀壞神的殿。不正確的有分於主的筵席，就是毀壞這殿，因為我們在主的筵席中所有分於主的身體，表徵神的建築。十一章的身體，就是三章的殿。

林前三章是很嚴肅的一章。召會作為神的殿，也是神的農場，神的建築。神的農場，神的建築，完全是生命加上變化的事。我們都必須對自己非常認真。我們必須在生命裡長大。我們必須學習怎樣建造，以及用什麼建造。你建造的方式，必須是生命裡的方式；你用來建造的材料，必須是生命加上變化的本質。我們將來至少一千年的定命，在於我們怎樣生長，以及怎樣顧到神在宇宙中獨一的建築，就是祂的殿。你必須謹慎，不要作什麼來毀壞這殿。你若毀壞這殿一召會，神就要對付你，神就要毀壞你。當你來赴主的筵席，你就摸著主的身體，基督奧秘的身體，就是神的殿。你若隨便的來摸主的身體，你就破壞身體，而破壞身體就是毀壞這殿。你若毀壞這殿，神就要毀壞你。

在林前十一章神管教我們的方式，首先是給我們警告。當我們生病的時候，我們不該視為理所當然。不要以為你患感冒僅僅是肉身的事，因為人人都患感冒。為什麼有些人沒有患感冒，而你患感冒？應當有原因。無論何事臨到我們，我們必須相信有主的主宰。甚至臨到我們的小感冒，也可能有一些意義。我們必須這樣來思想。你若患了小感冒，這該使你到主面前有一次完全的察驗。不要只去醫生那裡驗血、量血壓、或檢查心臟。你最好花更多的時間受主試驗。讓主對你說話。把你的病當作警告。

我保證你必定會得醫治。不要辯解你的病僅僅是自然發生的。無論何事臨到我們，必須提醒我們，叫我們到祂面前蒙光照、被暴露、被試驗、被查驗。我們必須接受主的警告；不然，死要來到。死對我們當然不是咒詛，因為我們已經從咒詛得拯救。基督已經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加三 13。）但新約沒有說，我們不會受管教。

來世的管教

弟兄會反對來世管教的真理。但我與他們在一起時，他們總是警告我們在基督徒的行為上要謹慎；不然，神要管教或懲治我們。他們很強的教導神在今世對信徒的懲治。後來我蒙光照，看見神的懲治不僅是在今世，更是在來世。在馬太二十四、二十五章，主耶穌清楚告訴我們，奴僕若是懶惰，祂回來時要懲罰他們。馬太二十四章五十一節告訴我們，主來的時候，祂要把不忠信的惡僕割斷，定他和假冒為善的人同受處分。割斷的意思不是割成碎片，乃是斷絕。因著我們信徒總是聯於基督那受膏者，我們就與祂是一。我們若不忠信，在基督審判台前，主要斷定，斷絕我們與祂的聯結。把那惡僕割斷，就是使他與基督斷絕，把他扔在外面黑暗裡，（太二五 30，）在那裡必要哀哭切齒了。這事要發生在主來以後。

千年國的來世仍是舊造的時期。千年國雖是復興的時候，卻仍在舊造裡，因為新天新地還沒有實現。神對祂子民和人類的對付，在現今的恩典時代不會完全結束。祂在來世要繼續對信徒的對付。今世和來世都是舊造的部分。神需要另一個時代，就是國度時代，管教那些不成熟的信徒，並且預備那些在主回來時得救的以色列人。既然他們得救是在恩典時代以後，他們就仍需要給神一段時期來成全他們。不僅如此，神也需要成全列國的一些人，把他們遷入新地，在新地上作百姓直到永遠。藉著千年國的時候，神要為著祂的新宇宙預備或成全這三種人。這是關於時代的事清楚的觀點。弟兄會以時代的教師聞名，但他們沒有清楚看見關於恩典時代與國度時代的細節。

智慧的工頭

一面，我們是軍隊，軍隊該有總司令。在新約裡，你找不到『總司令』一辭。然而，從保羅題起打仗不吹無定的號聲，（林前十四 8，）所得的推論使我們能領悟這件事。當然，打仗含示軍隊，在軍隊裡需要將軍指揮軍隊，指引軍隊爭戰。另一面，在林前三章十節保羅說，他是一個『智慧的工頭』。工頭一辭的希臘文是 *architekton*。英文的『建築師』（*architect*）就是這字的英語化形式。建築師是設計建築並監督建造的人。

在第五章我們看見誰是使徒，但並非所有的使徒都是工頭。一個建築不能有兩個工頭，那會帶進混亂。不過，工頭可能有幫手。照樣，軍隊裡不能有兩個總司令。總司令可能有一個副總司令，但總司令是管理所有軍隊的人。並非所有的使徒都是智慧的工頭。保羅說，照神所給他的恩典，他是一個智慧的工頭。（林前三 10。）

栽種者

一面，保羅在林前頭四章對付分裂時，向著哥林多人非常勇敢。另一面，他說話時非常謙卑。他沒有展示或給人一種超越磯法和亞波羅的印象。反之，他將自己列在他們中間。但不管他寫這段話時是多麼謙卑，當他來到第三章，他承認他是栽種的。（林前三 6。）栽種的比澆灌的（亞波羅）重要多了。

植物可能不需要長時間澆灌，但沒有栽種的，就沒有植物。保羅很謙卑，但他不願放棄真正的事實，他必須講說這些事。在保羅和亞波羅之間，誰更重要？亞波羅可以沒有。有亞波羅很好，但沒有亞波羅並不是大損失。亞波羅不是栽種的，只不過是澆灌的。他沒有生命的貨品，生命的本質。他有一些聖經知識以澆灌聖徒，但栽種的是保羅。

父親

膚淺、表面、甚至瞎眼的哥林多人珍賞亞波羅的聖經教訓，自高自大，高看亞波羅，鄙視保羅。（林前四 6。）這表明哥林多人的愚蠢。他們忘了自己是藉著誰生的。保羅告訴他們：『你們在基督裡，縱有上萬的導師，父親卻不多，因為是我在基督耶穌裡藉著福音生了你們。』（林前四 15。）這節含示亞波羅是上萬導師或教師中的一位。我要對藉著這職事建立起來的眾召會說同樣的話—你們也許有上萬的導師或教師，但沒有一位是你們的父親。所有的教師都可以放棄，但父親不可以放棄。雖然保羅很謙卑，但他也很坦率、勇敢。他絕不會忽略事實。他生了所有的哥林多信徒，這是事實。他是父親和栽種的，亞波羅不是，甚至彼得也不是。基於這些事實，保羅宣告，因著主的恩典，他是一個智慧的工頭，智慧的建築師。建築師不控制工人或管理工作。首先，他設計。其次，他監督建造。這正是保羅所作的。

認識自己並認識別人

我要進入本書中所包含的這一切點，使真理在主的恢復裡明亮。在主的恢復裡，諸天不該是關閉的。諸天向我們必須是開啟的；天空不該是陰霾的，而該是晴朗的。不要以為我在對抗任何人，或責備任何人。我的負擔是講明神新約的經綸。我像保羅一樣，絕不能否認主給我看見了一些東西。智慧的工頭就是設計建築，設計以後，又管理並監督建造工作的建築師。

我有完全的把握說，在長老和同工中間，有人有野心要在別人之上，要領頭，要有另一條線。你若能領頭，那非常好，但你必須問自己有沒有那分恩典。多年來，你一直用這職事的材料作你的工。我從不說消極的事反對任何人，但我一直留意你的著作。我願看見主真正興起更多的弟兄。我會喜樂。但事實上，你所供應的，你所撰寫的，沒有一點是新的。每一點都是抄襲職事裡現存的點。你就是不願說那是引自職事的東西。你以人不能領會李弟兄的話為借口，要給人你那一種色彩，使人以為那是你的教訓。你必須想想，你在主行動中的地位是什麼。你可能沒有那一分作你正在作的事。

我在中國大陸置身於工作中十八年，我認識且承認我在那裡沒有領頭的一分。我認識、尊敬、尊重倪弟兄是獨一的工頭。我對主的恢復需要採取的方式沒有主意或意見。設計是從倪弟兄來的。他是監督，我不是，所以我沒有權利也沒有地位發表任何意見。感謝主，我的地位和權利只是接受倪弟兄的指示。

在中國大陸那十八年裡，倪弟兄為著同工有多次特會。有時候倪弟兄說，『常受弟兄，你怎麼說？』我無話可說，我也沒有意見，因為我只是等候接受倪弟兄的話。我在他以下學習，我也留意看同工如何回應他。我學了很多。青年弟兄們—這是智慧的。你若留意看別人如何回應帶領人，並且留意聽，你就是智慧的。你不會說一句話，因為你沒有地位發表任何意見。方向盤不在你手中。你若對車子該取什麼方向發表你的意見，就引起難處，使人困擾，並使人不喜樂。

不要有野心

有野心是愚蠢的。已過主的恢復在美國的二十三年裡，凡是有野心的人都了了，甚至被他們的野心了結了。我們都需要定罪野心。你若能為神的建築設計正確、獨一的圖樣，你若能監督建造，指出建築一切的需要，你不需要使自己夠資格或登寶座。你所是的，和你所作的，會使你登寶座。誰是使徒？誰是帶領人？這不在於人的野心、打算、宣告或宣稱。那不管用。這是在於事實。你有才能照著神新約的經綸設計神的建築麼？你也許離得很遠。感謝神，你也許知道如何傳福音。感謝神，你也許知道如何藉著教導聖經來澆灌聖徒。你該滿意於那一分。你必須感謝，滿足於主賜給你的那一分，領悟你只能作那麼多。

你對神建築的設計沒有任何主意或見解。你有才能留意、監督在主恢復裡關於祂新約經綸的整個工作麼？這樣作不僅僅是將軍帥領軍隊並下令打仗的事。能設計神在宇宙中獨一的建築，是更大的事。新約的職事是生命裡的事，不僅僅是打仗、爭戰的事。召會是神滿了生命成長的農場，產生變化的材料，構成神建築的建造。

因著主的憐憫和恩典，祂給我看見了這些事。我多多少少被迫這樣說。主的恢復是有意義的。倪弟兄和我都有膽量與別人分享這些事，因為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看見了一些東西。我們不但研究聖經，也研究基督教。我們研究弟兄會，我們也認識他們是誰。甚至他們自己也沒有這麼認識自己。我們沒有任何學位，所以我們不敢說我們是學者。我們和拿撒勒人耶穌一樣。感謝祂，我們不能否認我們看見了一些東西。

我被迫向你陳明真正的光景。我愛你，我盡所能的拯救你脫離模糊的光景。在那種模糊的光景裡，你也許有野心要成為什麼。我請求你不要這樣作。你若真有恩賜，有某種才幹，你不需要有野心。你不需要認為你是這樣的人。這都是虛空。這全在於主量給你多少，主賜給你的是那一分。對那一分忠信，你就得賞賜。

在生命裡長大，被變化成為神建築的寶貴材料，當心不要破壞或毀壞基督的身體—神的殿

林前三章給我們看見生命是什麼。首先，我們都必須領悟我們是植物；你是植物，我也是植物。讓我們忘掉事奉、工作、長老職分、和使徒職分這類的事。我要記得我是一棵小植物。我既是生命裡的小植物，就需要長大；我要長大，就需要水。誰能澆灌我，我就從誰得著水。然後我就要長大。不僅如此，我要被變化成為神建築的寶貴材料—金、銀、寶石。我們必須學習的第一件基本的事，就是在生命裡長大。我是植物，生長在帶著一切豐富的土壤裡。我的土壤是經過過程並完成的三一神。我要在祂裡面居住，在祂裡面扎根，藉著接觸祂，吸取祂一切的豐富。我喜歡接觸祂，吸取祂，在祂裡面居住，在祂裡面生根，在祂裡面長大，享受祂一切的豐富。然後我要長到變化裡，成為寶貴的材料，為著祂在宇宙中獨一的建築。

當我長大的時候，祂就要引導我有分於神聖的工作。何等的特權，我能有分於神的神聖工作！我在這神聖的建築裡工作，不是憑我天然的才能，不是憑木、草、或禾秸。這幾類材料是天然、屬世的，與成長、生命和變化無關。我絕不用這種材料工作。我該否認己，將我的魂生命撇在一旁，並定罪我天然的才能。我用我所生長的來建造。我用我的成長，用我對三一神的享受來建造。這就是用金、銀、寶石建造的意義。

我也要謹慎，不破壞或毀壞基督的身體；不然，我會遭毀壞，因為召會，基督的身體，神的殿對祂是親愛、寶貴的珍寶，是用祂自己的血所買的。

（徒二十 28。）我若毀壞這殿，神就要毀壞我。我不要作哥林多人那樣的基督徒。他們沒有顧到在生命裡長大。保羅說他們仍是嬰孩，舉止、行動、摸召會的事務，完全是在肉體裡。（林前三 1~3。）因為他們是屬肉體的，甚至是屬肉的，保羅就不能給他們乾糧。他只能用奶餵他們。

哥林多人自高自大，高看亞波羅，鄙視保羅；又高看保羅，鄙視磯法。（林前四 6。）這都是在肉體裡，是用木、草、禾秸建造召會。隨便批評或定罪別人，就是毀壞那殿，不分辨那身體，並使人受虧損。今天多數基督徒在受虧損。許多人在一種毀壞之下。數年前，我警告聖徒，但反對者曲解我的話，說我在咒詛並恐嚇人。事實上，我的警告是愛裡的話。我們必須領悟，摸召會不是一件小事。

建築師的資格

林前三章不是論打仗，乃是論長大的一章。要像使徒保羅作栽種的，並且作植物，你需要一些生命。你是植物，需要長大，藉著長大，你會有變化，成為神建築的寶貴材料。然後你會用你所生長的，並用你被變化的，作正確的工作，為著神的建築，用金、銀、寶石來建造。你絕不要用天然生命或屬世才能的東西—木、草或禾秸—建造召會。你也不要隨便的摸那身體，基督的召會，神的殿，以致在靈、魂、或身體上遭受毀壞。

你若是這樣的人，主可能會給你一分，使你有資格並能作設計者，因為你認識祂的觀念、祂的心願、祂永遠的定旨、祂永遠的計劃、祂的美意。你也認識祂的經綸，舊約的經綸和新約的經綸，永遠的經綸。你既認識這一切事，就使你有資格作設計者，建築師，智慧的工頭。因為你知道你所設計的，你也知道如何監督建造。

建築師不控制工人。他的控制會使工人離開他們的工作。沒有人能在別人的控制之下工作；他們甚至會罷工。建築師所運用的不是控制，乃是他對建造的眼光。基於這眼光，他給與許多有益、積極、建設性的指示。他藉著調整，有時藉著警告來幫助人。工頭不是控制者，乃是有設計的人，仔細監督、管理建造工作的人。

保羅寫哥林多前書時，非常運用他監督的才能。在這一封書信裡，保羅對付了哥林多信徒中間的十一個難處；有些難處是關於分裂、淫亂、弟兄間的訴訟、和婚姻。你能有這樣包羅的眼光，寫信給這樣一個複雜的召會麼？

也許你所能告訴他們的，就是要常常接觸主，常常禱告。你甚至會告訴他們，要禁食禱告，並且彼此相愛。你的交通聽起來十分美好。你也許非常屬靈、仁愛、恩慈、和藹，但我不認為『建造房屋的人會聘請你當建築師』。你也許只有資格在一個小公會裡當牧師。

受訓練的跟隨者乃是在生命裡長大，被變化成為神建築的寶貴材料，不說也不作什麼毀壞神的殿，並且看見神新約經綸的異象

我盡所能的向你們陳明主所給我看見的。藉著這樣向你們陳明這些事，我盼望你們能看見主的恢復和基督教之間極大的不同。二者無法相比。這樣關於神新約經綸更深真理的交通，也許會使一些人對我生氣。這一直使我受苦。

你們有些人也許會說，『李弟兄，我們要跟著你爭戰。』你們要如何爭戰？甚至今天美國軍隊裡的軍人也需要受訓練。你需要在你的性格上受訓練。除去你作事的鬆散和不準確。你不能作放肆的軍人。我們在受主對付的事上，必須十分細緻，好在生命裡長大。我們該有一個態度，不喜歡成為什麼人物。我們只喜歡長大，被變化成為神建築的寶貴材料。我們該全然謹慎，不作也不說什麼來破壞或毀壞神殿的任何一部分，這殿就是元首主耶穌基督可愛的身體。

這建造的工作必須有能給我們正確設計的建築師。立根基就是設計。這兩件事乃是一。然後建築師要告訴我們，囑咐我們，並警告我們，要謹慎怎樣建造，以及用什麼建造。這就是他對建造的監督。建築師，智慧的工頭，給我們設計，就是立根基。沒有人能給你另一個設計，另一個根基；只有一個設計，一個根基，就是包羅萬有的基督成了賜生命的靈，作經過過程並完成之三一神的具體化。

這根基是我們信仰的內容，神新約經綸的內容。建築師藉著這樣的設計，立了這根基。他給了這樣的設計，立了這樣的根基以後，現今在監督，要看建造如何進行。我們在主的恢復裡需要這樣的眼光。我相信這異象要控制我們，約束我們，並保守我們不放肆。『沒有異象，民就放肆。』（箴二九 18。）

你也許會說，你跟隨李弟兄，你與這職事是一。這聽起來非常美好，但我有些擔心，你也許不知道與職事是一是什麼意思。你也許要以我作你的總司令，並跟隨我，但我不要有許多對神新約經綸一無所知的跟隨者。我們不是在作別的事，乃是在完成神新約的經綸。基督教耽延了主，並且好多個世紀失去了目標，但在主的恢復裡，祂一直給我們看見的這一件事，獨一的事，就是神新約的經綸。我恨你們不願看見這個。因著你們沒有看見，你們有些人一直有野心要成為什麼，並想要在主的恢復裡有另一條線。看見異象就保守你。看見會成為你駕駛的白線。我在本篇信息中向你們所陳明的，乃是你們駕駛的白線，這會拯救並保守你們。

第八章 在主的行動中同心合意

[上一篇](#) [回目錄](#)



讀經：使徒行傳一章十四節，二章四十六節，四章三十二節，羅馬書十章五至六節，哥林多前書一章十節，腓立比書一章二十七節，二章二節，四章二節，提摩太前書一章三至四節，六章三節，提摩太后書一章十五節，啟示錄一章四至五節上。

為著我們現今在主行動中的實行，同心合意乃是根基、立場。我們所作、所教導、或所實行的任何事情，必須絕對照著聖言，就是神完成的啟示。在主的恢復裡，重大、特殊的特徵，就是照著聖經作每件事。新約中同心合意這件事，對主的行動而言，佔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完成的靈與同心合意

許多基督徒已經看見，在主的行動中最大的因素就是聖靈。那靈，就是今天在新約裡主行動中最大的因素，在主升天以後，乃是完成的靈，就是經過過程並完成之三一神的完成。在使徒行傳裡，從諸天澆灌在信徒身上的那靈，不僅僅是神的靈，如在創世記一章二節者；也不僅僅是聖靈，如在馬太一章十八和二十節者。在創世記一章二節，神的靈覆翼在被定罪和受審判的地上。藉著祂的覆翼，就帶進神計劃中的創造。在舊約裡，那靈與神的舊造有密切的關係。

在新約裡有聖靈。在馬太一章，這聖靈與更深的事有關。聖靈不是與外面、客觀的創造有關，乃是與內裡、主觀的成為肉體有關。成為肉體就是三一神在人裡面成孕，而完成這事的元素就是聖靈。聖靈不僅是完成成為肉體的憑藉，也是完成這事的元素和素質。成孕需要有兩種基本元素同兩種基本素質。沒有這兩種素質，成孕就無法完成。要完成耶穌神聖的成孕，需要兩種素質—神聖的素質和屬人的素質。神聖的素質就是聖靈。

主耶穌，祂是成為肉體的神，在這地上生活了三十二年半，並且在十字架上受死，藉著以七種身份經過包羅萬有的死，成就完全且永遠的救贖。然後祂經過墳墓，並降到陰間。（徒二 27。）祂從死亡和陰間裡復活，並且在復活裡成了賜生命的靈。（林前十五 45 下。）在祂復活那天晚上，祂將自己吹入門徒裡面，使他們接受聖氣，聖靈。那時，三一神就作到門徒裡面了。

祂復活以後，與門徒同在四十天，然後在山上與門徒相會，告訴他們天上地上所有的權柄，都賜給祂了。祂囑咐他們要去，使萬民作主的門徒，將他們浸入三一神父、子、靈裡面。（太二八 16~19。）那時，在祂復活並將那靈吹入門徒裡面以後，祂就能吩咐門徒將萬民浸入父、子、靈的名裡，浸入父、子、靈完成的人位裡。

三一神父、子、靈的名含意豐富。我們不該僅僅按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的辭句認識三一神，我們必須領悟父、子、靈這包羅萬有的名稱完全的含意。這名稱含示神的成為肉體，耶穌的成孕與出生。這名稱含示耶穌在這地上的為人生活，以及祂在十字架上包羅萬有的死。這名稱也包括祂在墳墓裡、在陰間裡、在死亡裡、以及祂藉著復活回到地上，成為賜生命的靈。此後祂升上諸天，完全成就了三一神經過的過程，成為完成的靈。然後祂將這靈澆灌下來，而這由諸天之上從三一神澆灌下來的那靈，在主的一面，成了祂在這地上行動中最強的因素。

一面，神的行動在於祂自己是完成的靈。另一面，祂需要我們，才可能成就。我們若不與祂合作，不給祂回應，就無論三一神的聖靈如何滿有大能大力，還是不會有事情發生。神能獨自作創造的工作，但不能獨自作新造的工作。新造工作的完成，必須按照成為肉體的原則，就是神與人是一的原則，從兩種元素造成一個實體，而不產生第三種元素。聖靈是神在這地上行動的能力、憑藉和因素，但這只是一面。需要另一面，就是人的一面。需要另一個因素一同心合意。

在行傳一章，地上若沒有同心合意，大能大力的靈絕不能澆灌下來。因為那裡沒有器皿來接受祂，得著祂，盛裝祂，並彰顯祂。因此，同心合意是極其重要的。那是對神作為的回應，是為著神的行動給神的配搭與合作。主的行動在神的一面倚賴完成的靈，在我們的一面倚賴同心合意。在那靈澆灌下來以前，有一班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禱告。（徒一 14。）那種同心合意乃是預備他們來接受那靈的澆灌。在這澆灌以後，他們仍繼續與五旬節那天得救的三千人同心合意。（徒二 46。）在使徒行傳整卷書裡，這種同心合意乃是主行動的基本因素。

羅馬書論到基督徒生活與召會生活的原則，就在十五章六節囑咐我們同樣的事一同心合意。若是沒有同心合意，召會就很難往前，也很難有召會生活。在哥林多前書保羅又說到同心合意，他告訴哥林多人要『說一樣的話』。（林前一 10。）腓立比書一再很強的囑咐我們，為著在正當召會生活中正確

的經歷基督，確實需要同心合意。（腓一 27，二 2，四 2。）同心合意的意思就是一個心思，一個意志，帶著一個目的，與我們的魂和心有關係。

同心合意這件事在一面控制關於主行動的整個啟示。倘若主的一面沒有靈，主就完全不可能在地上行動。同樣的原則，倘若沒有我們這面的同心合意，神也就無法行動。我們必須與神配合。祂如今是完成的靈，我們必須說，『主，我們在這裡預備好了，我們同心合意。我們不但要把這同心合意給你，也預備好把這同心合意獻上。』在這裡立刻有了一種結合，一對夫妻產生了。這時任何事情都能作成。

持守同心合意的因素

在任何一種社會、團體或運動中，你若期待同心合意，就需要有出自同樣認知的同樣思想。社會黨強調社會主義。任何政黨都有自己的『主義』。他們強調他們的『主義』，為要有一個政黨，有一個我們所謂的同心合意。沒有同心合意，沒有一個政黨能成就任何事情。任何社會、團體或運動，都需要這種出自同樣思想、同樣認知的同心合意。因此，使徒行傳告訴我們：一面，門徒同心合意；另一面，所有同心合意的人都持續在使徒的教訓裡。（徒二 42。）使徒的教訓是持守同心合意的因素。若有一個以上的教訓，就破壞了持守的因素。

使徒行傳裡神行動中的領頭

行傳一至十二章裡彼得的領頭

現在我們來查考使徒行傳，這卷書是主的子民在主升天後不久的記載。從主耶穌在諸天之上盡職的時候開始，祂的子民就在地上有活動。使徒行傳有兩段。一至十二章是第一段，十三至二十八章是第二段。在前十二章，主同心合意的行動是照著彼得的教訓。當時，約翰也在那裡，但教訓不是藉著兩個人給的，乃是藉著彼得給的。即使約翰常常與彼得同出，與彼得同在，口卻只有一個。使徒行傳裡沒有記載一篇約翰所釋放的信息。行傳二章四十二節說，『他們都堅定持續在使徒的教訓和交通裡。』這節的『使徒』是複數的，但我們必須領悟，施教的口只有一個。

在使徒行傳第一段，我們看見彼得有他的軟弱，甚至犯了錯誤。十章給我們看見，彼得在神新約的經綸上不是那麼剛強。他至少還有一部分留在神舊約的經綸裡。當神給他看到不潔的動物，吩咐他吃的時候，彼得回應說，『主阿，絕對不可，因為一切凡俗並不潔之物，我從來沒有吃過。』（徒十

14。) 這種回應屬於神舊約的經綸。雖然彼得直接、親自受主耶穌教導三年半，受了這麼多的訓練，又被主大大使用，作神新約經綸首要的發言人，但他仍留在舊的經綸安排裡。這是他的短處和軟弱。

彼得受了很大的調整和改正，但是並不完全。在加拉太二章的時候，與彼得相比，保羅是個學習者。彼得是第一代的使徒，保羅是第二代。當彼得是拔尖的使徒時，保羅仍是大數的掃羅，是逼迫使徒、抵擋召會、想要擊敗主行動的青年人。但是在那時，年輕的使徒保羅，當面責備彼得，指出彼得留在舊經綸安排裡的假冒為善。（加二 11~14。）在行傳十章，彼得的問題與吃的事有關；在加拉太二章也是一樣。有些熱中猶太教的信徒從雅各那裡來，（雅各是敬虔的人，總是想要與神的舊經綸妥協，）彼得就領頭退縮，使自己與外邦人隔離。

從耶路撒冷雅各那裡下來的人未到以先，彼得、巴拿巴、以及其餘的猶太人，和外邦人一同吃飯，因為在行傳十章彼得已經受過主的調整。然而，彼得領頭裝假，其餘的猶太人和巴拿巴也跟著他。在行傳十章，彼得是短缺的，但在加拉太二章，他是軟弱的。短缺的意思就是你沒有一樣東西。軟弱的意思就是你有這樣東西，但是不敢持守。結果，彼得犯了很大的錯誤，幾乎領著全召會從神新約的經綸走上歧途。保羅為著顧到福音的真理，一分鐘也不容忍那種情況。即使彼得比他年長，他仍當面責備他。彼得雖然在行傳前十二章是口，但他犯了大錯。

天主教教訓說，彼得是基督的繼承者；既是基督的繼承者，他就絕不能犯錯。天主教也主張召會絕不會錯。他們的人受教導要聽召會，而他們所指的召會就是教皇。教皇所說的，對他們就是一切。他們說，教皇不會犯錯。對他們而言，所有的教皇都是彼得的繼承者，而彼得是基督的繼承者。但事實上，教皇犯過許多錯誤。其中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信經上說，所謂的『聖母』，『神母』馬利亞是無罪的！這是何等大的錯誤！我的點是說一不要以為任何帶領人不會犯錯。惟有主耶穌，那獨一的帶領人，從未犯錯。祂絕對不可能犯錯。然而，我們眾人（包括彼得在內）都犯過許多錯。

行傳十三至二十八章裡保羅的領頭

巴拿巴的問題

在使徒行傳後段，眾召會都照著保羅的教訓活動、行動。當保羅開始他的職事時，他在使徒中間是最年輕的一位。是巴拿巴將保羅帶進與耶路撒冷

門徒實際的交通裡，（徒九 26～27，）並且將保羅帶進職事裡。（徒十一 22， 25～26。）保羅深受巴拿巴的恩惠。巴拿巴是『長輩』，保羅是『晚輩』。以後，他們二人都從安提阿被差遣；（徒十三 2～4，）因著被差遣，他們就成了使徒，就是奉差遣的人。（徒十四 4。）在他們使徒職事的開始，是先題巴拿巴的名字。（徒十三 2， 7。）然而，到一個時候，掃羅的名字改為保羅，他就開始說話；（徒十三 9。）從那時起，保羅在使徒的職事裡一路領頭。

保羅跟隨巴拿巴的帶領；但到了一個時候，需要有人說話。也許當巴拿巴不知道該說什麼的時候，保羅起來說話了。從那時起，保羅繼續說了許多，他接管了領頭的地位。他們又從安提阿被召會差遣到耶路撒冷，解決割禮的問題。（徒十五 2。）他們帶著這問題的決議，回到安提阿鼓勵眾聖徒以後，又預備踏上第二次的行程。巴拿巴題議帶著他的表弟馬可，但保羅不贊同，他們之間就起了爭執。（徒十五 39。）你贊同誰？巴拿巴比保羅年長，更有資格，更老練，並且是將保羅帶進交通與職事裡的人。你會接受那一個意見？當然，我們會接受較年長、較老練、將別人帶進職事之人的意見。

巴拿巴和保羅起了爭執以後，他們彼此分開了。此後在神新約經綸裡主的行動中，巴拿巴不再出現於使徒行傳的神聖記載中。巴拿巴挑啟這爭端的原因是什麼？原因乃是巴拿巴是引進保羅的人。但到了一個時候，神聖的啟示臨到保羅。巴拿巴沒有保羅所有神啟示的那一分。然而，較年長、較老練的巴拿巴，想要為他們第二次的行程題議一件事，不是基於啟示、異象，可能是基於某種天然的關係。巴拿巴定意與保羅分開，是他起的頭。然而，他們在行程中，神的啟示臨到了較年輕的保羅。較年長的巴拿巴，也許還以為是自己在領頭。他若不是自居領頭的，他必然會聽保羅。巴拿巴若沒有完全自居領頭的，至少有一部分是如此。

亞居拉和百基拉的平順

亞居拉和百基拉非常為著主，但他們進來的時候，是在一個帶領，就是在保羅的帶領之下進入主行動的水流。在行傳十八章開頭，我們能看見這事。（徒十八 1～4。）

亞波羅的問題

但在同章末了，另一個名叫亞波羅的人進來了。（徒十八 24～28。）亞波羅是聖經知識豐富，在解經上很有恩賜的人。許多人因他教導聖經得著幫

助。照著我對聖經的研讀，這人從未進入那藉著保羅的教訓往前的水流，所以他從未在保羅的帶領之下。在哥林多有些人能說，『我是屬亞波羅的，』

（林前三 4，）原因就在這裡。那裡有一種爭競。倘若亞波羅在保羅的教訓和帶領之下進入主行動的水流，我不認為有人會拿他與保羅競爭。在使徒行傳第一段，彼得是領頭的，在使徒行傳第二段，保羅是另一個領頭的。但聖經裡沒有暗示，亞波羅領頭。

在哥林多前書，保羅很謙卑。他說，『亞波羅算什麼？保羅算什麼？照著主所賜給他們各人的，不過是執事，藉著他們，你們信了。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林前三 5~6。）他的例證仍表明他是領頭的，因為他告訴我們他是栽種的。澆灌的遠不如栽種的重要。沒有栽種的，就沒有植物。保羅在林前三章也說，他是一個智慧的工頭，立好了別人所不能立的獨一根基。（林前三 10~11。）亞波羅能澆灌，但他不能立根基。他在這根基上也許能作許多建造的工作。有一千個亞波羅能作這事，但根基是獨一的，由獨一的帶領人，保羅這智慧的工頭所立。

我們已經看見，工頭的希臘文真正的意思是建築師。建築師是設計並監督建築工作的人。他是真正領頭的。包商和領班都不是真正領頭的。建築師是指揮的人，他的話算數。聖經將神在宇宙中的行動比喻為建築。神是建造者，但祂需要建築師。在神行動中領頭的人，應當能設計並監督工作，給人正確的指示。保羅寫哥林多前書時無論多麼謙卑，他仍然陳明事實。他是栽種的，亞波羅不是；他是獨一智慧的建築師，設計並監督建築的工作。

帶領在於教導

保羅的帶領經過使徒行傳第二段直到希伯來書末了。他的帶領完全基於他神聖的啟示，因為在神聖的啟示裡能看見設計。換句話說，神聖的啟示是藍圖、設計。無論巴拿巴能作多少，或亞波羅能教導多少，他們從未發表一個設計、一張藍圖。我們在聖經裡讀不到一章巴拿巴或亞波羅的著作。但保羅在聖經裡有十四封書信。他的藍圖在一切細節上都是完美、完全、完成的。我們沒有另一張藍圖。倘若在建築工作中有兩張藍圖、兩位設計者，就會造成難處和混亂。有些人會建造，有些人會拆毀。建造進行的時候，就會有爭執。

保羅的帶領是基於他神聖的啟示，就是神建築的真實設計。設計者對建築的指示，乃是照著他的藍圖。從使徒行傳到希伯來書，主在這地上的行動中，有一個教訓，以及基於這一個教訓的一個帶領。在使徒行傳前十二章是彼得的教訓，帶領是基於他的教訓。因此，帶領隨著彼得。在使徒行傳後十六章是保羅的教訓和啟示，帶領是基於他的教訓。因此，帶領隨著保羅。

接受帶領的話

在這兩種帶領中，有一種實行，就是接受帶領的話。保羅吩咐提摩太去某處，他就去了。（林前四 17。）保羅吩咐另一人留在一個地方，他就留下來。（多一 5。）今天的實行是，領頭的人不敢說，『某某弟兄，到那地方去。』今天的帶領人不願這樣作。人人都裝作很屬靈。

帶領的弟兄也許告訴另一位弟兄：『這些日子我常常為你的前途尋求主。我覺得你需要為著去希臘的事到主面前，看看祂會告訴你什麼。』然後這位弟兄會回應說，他不清楚，所以他要到主面前去禱告。事實上，這位弟兄已經定意絕不去希臘。希臘不是他的揀選，但他裝作非常屬靈。他不願說，他不喜歡希臘。他反而說，『我要把這件事帶到主面前。

我要禱告並尋求主的引導。』但在他這人的深處，他已經定意不去了。他也許等了一整個禮拜，才讓領頭的弟兄知道他的定意。他回來的時候也許說，『我天天迫切禱告，我很清楚主不要我去希臘。』這非常『屬靈』。帶領人『屬靈』，跟從者『屬靈』，其實都不屬靈。然後誰去希臘？也許只有一位不能作什麼的弟兄，覺得有負擔要去。這是今天可憐的光景。

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大陸我沒有想要領頭，也絕不想作帶領人。在差遣別人這件事上，不僅別人裝作屬靈，我也裝作屬靈。我也許十分確定某位弟兄該去希臘，但我不願被認為是獨裁者，或被誤解為命令別人的教皇。我也許對一位弟兄說，『你看見在希臘有一些需要麼？請你為這事禱告，並向主禱告，看看你是不是去那裡的適當人選。』事實上，在我裡面，和我談話的那位弟兄已經是適當的人選。我承認我很膽怯，因為我相當關切被指稱為獨裁者或控制者。

我能誇口說，在美國沒有一個召會曾接到我的信，告訴他們要作什麼。眾召會的帶領人能為我見證這事。每當弟兄們到我這裡來，我總是告訴他們要回到主面前去禱告。有些人說，不需要去找李弟兄，因為他總是同樣的回答—『到主面前去禱告。』似乎我很『屬靈』，卻有一些裝假。

我必須承認，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包括我在內，敢合式的以真誠實行真理。在使徒行傳和書信裡，保羅吩咐提摩太和其他的同工到一些地方去，留在一些地方，並到他這裡來。（徒十七 14~15，十九 22，腓二 19，25，西四 7~8，提前一 3，提後四 9，11~12，21，多一 5，三 12。）他下命令。在接受他命令的同工中間，沒有一人會說，『讓我禱告幾天，我會讓你知道。』他們的實行完全與我們現今的實行不同，因為他們都尊重基於同樣神聖啟示的同樣帶領。

因著基督教強烈的背景和濃厚的環境，我們沒有這樣實行。一面，控制隨著階級制度來推行，尤其在天主教裡，以教皇為最高的權威。然後有所謂的『自由』，事實上，這是一種離散或分散。這種所謂的自由，事實上是分散或離散，比控制更不好，因為這對召會，基督的身體，造成更多的破壞。控制總是受到某種程度的恨惡。而在自由的借口之下，分散或離散多多少少是受歡迎的。在更正教裡，控制和分散都能看到。能幹的牧師、剛強且有知識的教師，會施行控制。別的人不願聯於這種控制。他們要留在一種分散的自由裡。

倪弟兄裡面的受苦

一九二二年，主在中國大陸藉著倪弟兄興起祂的恢復，我在一九三二年加入。我們二人同住同工約十八年，從一九三二至一九四九年。他是我的一把『傘』。沒有雨落在我身上，沒有箭，沒有攻擊指向我。我看見倪弟兄如何受攻擊，如何受苦。我也看見他裡面的受苦。許多同工、負責人、帶領人，（多半不是受命的，乃是自命的，）都宣稱他們接受倪弟兄的職事。事實上，他們若不接受倪弟兄的職事，就沒有東西可接受。他的職事是新約獨一的職事。他們若不接受他的職事，就必須接受公會的教訓，而他們對此感到厭倦。他們宣稱他們接受倪弟兄的教訓，他們接受倪弟兄的職事，但在實際或實行上，沒有一個人關心倪弟兄。人人都接受倪弟兄獨一的職事，卻憑著自己為著主的恢復來行動。這是倪弟兄裡面的受苦。

同心合意的缺乏

從一九二二至一九四九年，主在中國大陸的恢復在教訓上、在神聖的啟示上很有力，但在實行上卻不是那樣有力。就著實行而論，相當軟弱。只有上海和煙台兩處召會超過二百人。拉低主恢復的，到底是什麼因素？缺少同心合意。在中國大陸的眾召會接受同樣的職事，領受同樣的教訓，但在實行上他們都不相同。有些人多多少少以他們的不同為榮。他們從弟兄會所領受的教訓告訴他們，眾地方召會應當不同。弟兄會這樣教導，是基於一件事實，

啟示錄二、三章裡寫給七個召會的七封書信都不相同。他們沒有看見光：七個召會不是在見證上不同，乃是在他們的墮落上不同。墮落召會的可憐光景不同，燈台卻相同。

倪弟兄職事的恢復

倪弟兄停下他的職事，直到一九四〇年在煙台起頭的復興，在一九四七年帶到了上海。一九四八年，上海開始復興，為倪弟兄回來立好了根基。他回來不是憑自己，乃是藉著局勢的改變。許多人悔改了。倪弟兄不在的六年裡，主的恢復一無所有。除了煙台有復興，每個地方都飢餓幾乎至死。整個恢復都在饑荒裡。異議的人領悟他們一無所有，一無所能，也無法往前。

一九四八年，我去訪問倪弟兄的家鄉，因為我受當地召會的邀請。我留在召會裡三周之久，復興就帶進來了。許多人在這段期間受浸。倪弟兄的家在郊區。我與他約定，我留在召會裡三周後，請他給我和另外兩位同工時間與他交通。他欣然同意。

大約三、四十位同工和帶領人從鄰近的城市來參加復興的聚會。末了一次聚會後，我以為他們都會離開。但我來到聚會的地方，許多人還留在那裡談話。我問他們為什麼還在那裡。他們微笑著說，他們聽說我要與倪弟兄有交通。我告訴他們，這段時間是為著我和兩位同工，但他們堅持要加入我們與倪弟兄的交通。他們告訴我，他們無法與倪弟兄談話，所以他們在等候我為他們作些事。他們把我當作接近倪弟兄的中間人。我去見倪弟兄，把他們的請求告訴他，他說不行。他們仍堅持要我再回去見倪弟兄，告訴他說，他們不願離去，他們請求允許他們加入我們的交通。

最後倪弟兄同意讓他們參加那次交通。他家裡有一個很大的客廳，有很大的空間通往餐廳。倪弟兄說他要與我們三人交通，並邀請來自香港的魏光禧弟兄參加。他說他要在客廳的角落與我們四人交通。他要那些請求與他交通的人遠遠坐在客廳外面，由屏風隔開的餐廳一角。他要我囑咐他們，聽了他所說的話後不要出去說。他說，他們必須答應這件事。他也要我向他保證，我要在這件事上為他們眾人負責。這給你們看見，倪弟兄因著不同的談論、不同的說話，停止了他的功用。我帶著這囑咐回到弟兄們那裡，他們向我保證不會說什麼，所以倪弟兄就允許他們來。

第一天早晨的交通後，一位姊妹率先說，『倪弟兄，既然我們聽見了這話，為什麼我們不實行？』然後我問：『倪弟兄，為什麼我們不實行這事？』

倪弟兄看看我說，這些親愛的聖徒若要實行這事，就必須把自己交出來，把自己交給職事。每個人聽見這話，都說，『阿們！』這指明倪弟兄十分受不同談論的攪擾和困擾。人人都有自由作自己看為正確的事。倪弟兄厭倦了這事，所以他告訴同工和帶領人，他們若有新的起頭，必須將自己交給職事。不然，他就不願領頭或對他們說什麼。

同心合意的失去

在台灣

我們需要領悟，若是缺了同心合意，一切都要失去。有一段時間，在我家鄉煙台的八百位聖徒中間，有真正的同心合意。這帶進那裡的復興。這復興不是完全，而是部分的帶到上海。我去台灣的時候，從已往學到什麼是有用的，什麼是不靈的。我丟棄了沒有用或不靈的，在台灣有了奇妙的開始。那前六年在台灣的人都能見證我們的同心合意、士氣和衝擊力。在那段期間，我們的人數從大約四百增加到四萬，有百倍的增加。我們中間的新信徒百分之九十不是從基督教轉向這條路，乃是道地的外邦人。衝擊力與我們同在。

然後所謂屬靈的思想和尋求進入帶領人中間。史百克弟兄應邀而來，帶進異議的開端。從那時起，同心合意從來沒有回到台灣。我離開台灣，來到美國，真正的原因就是這件事。大約十位青年同工，有些是由我帶領歸主並受我訓練的，為史百克的觀念所影響，要拆毀、推翻召會的立場。他們對我的教訓有了異議，這使台灣的情況對我不再是甜美的。一旦妻子犯了淫亂，婚姻也許能得恢復，但甜美的感覺失去了。婚姻中沒有甘甜。那就是我的感覺。

在美國

我來到美國以後，前十年在洛杉磯有士氣。然而，約在一九七〇年，一些有野心的人進來了。這帶進真正的破壞。因此，我們中間在美國的同心合意失去了。甚至到今天，同心合意還沒有回來。

藉著恢復同心合意有新的起頭

到一九八四年十月，我很清楚主的恢復在美國的情況，更清楚在台灣島的情況。我覺得受主引導，要回到主的恢復在中國大陸之外的源頭，並

且清理那個硫磺的源頭。我到了那裡，就表明我們必須丟棄一切老舊的實行，並且必須有新的起頭。

主在台灣作了一些事，消息傳到美國。當我在台灣島為著主的恢復作一些事時，我無意在美國擴展或推動。我的想法是先在台灣建立一個模型，然後會有一些東西作為跟隨的依據和榜樣。因著今天地球很小，有些弟兄到台灣去，消息就傳回美國。許多召會開始作同樣的事，尤其是加州橘縣。據我觀察，那僅僅是一種模仿。我知道僅僅模仿不管用，所以這使我非常關切。主在祂行動中祝福的源頭乃是同心合意。

實行主恢復的新路

我盼望你們留意以下的交通，因為這交通極其重要。我覺得受引導，要丟棄我們已往一切的實行，來實行主今日的行動。我們必須重新考慮我們在主恢復裡往前的路，我們必須有新的起頭。我們不能有任何新的異象、新的啟示、新的教訓。地球是神所造的，沒有人能改變。但環遊地球的方式應當一再進步。人類從步行進步到使用車輛，從騾車進步到火車和汽車，從單引擎飛機進步到七四七。同樣，我們必須改進實行主恢復的路。我們所有的路太老舊了，好像乘騾車從東海岸行到西海岸。今天這種老舊的實行不該在這裡。我們在這新的實行裡，首先所需要的就是恢復同心合意。

你們是地方召會，不在於你們是否接受這條新路。這不是一種運動，也不是承認一個召會是地方召會的條件。無論你們接受不接受這條路，只要你們站在召會的立場上，不僅承認你們的召會，也承認所有在恢復中的召會為地方召會，你們就是地方召會。倘若一個地方召會不接受這條新路，我們就不再承認她是地方召會，這會成為宗派。這不是主的恢復連同包羅一切的召會生活的實行。在主的恢復裡，我們是包羅一切的召會，不隔離任何人。當我在洛杉磯的召會時，我們從未隔離任何說方言的人。在包羅一切的召會生活的實行裡，我們不隔離任何信徒。

然而，主的行動要有衝擊力，我們就需要恢復同心合意。作美國公民是一回事，把這些公民編組成軍，為美國爭戰，卻是另一回事。這不是說，你若不在軍隊中，就不再是美國公民。你還是公民，但你沒有為國家爭戰。在舊約裡有個士師名叫基甸，他只挑選三百人，編成軍隊爭戰。主甚至告訴他，人不要過多。（士七 3~7。）我們沒有負擔激起一種運動。我們有負擔作的

乃是吹號，讓神的兒女知道主今天在作什麼。主正在呼召願意被帶回到同心合意好從事爭戰的親愛聖徒。

放下職業與帶職業的全時間者

我們該作什麼？每位願接受這條新路的人，都必須是全時間者。全時間有兩種—放下職業的全時間者，與帶職業的全時間者。人人都必須是全時間者。你或者放下職業全時間傳講、教導、探訪人，為召會工作，或者留在職業中為主的行動賺錢。即使你一年賺二百萬元，你的花費不該多於你實際生活的需要。假定你和家人一個月只需要二千五百元，或一年只需要三萬元，作你們正當、實際的生活費用；你只該花那麼多，而將其餘的交給主的行動。這不是規條，沒有人會規律你。你該用你純潔的良心和內住的靈規律自己作帶職業的全時間者。甚至有六個孩子的母親也必須是全時間者。她必須盡所能的幫助丈夫，照顧家庭，賺更多的錢，除了家庭的需要，每一分錢都為著主的恢復花費。

基於獨一的教訓、神聖的啟示，在一個帶領下帶進同心合意

凡接受這呼召成為全時間者，都必須學習如何同心合意。這同心合意只能在一個帶領之下產生，而獨一的帶領完全是基於獨一的教訓、神聖的啟示。我們必須照著合乎聖經的真理承認神是一，主是一，那靈是一，基督的身體是一，（這就是說，召會在宇宙中是一，）見證也是一。並且主的工作是一，教訓是一，帶領是一。基於這一切的『一』，我們必定有同心合意。

無論誰有負擔，願意接受這條新路—讓我們一同往前。我要激起我自己，我也要激起你們眾人。醒來吧！睡著的人哪，要起來！（弗五14。）讓我們走一的路—一位神、一位主、一位靈、一位基督、一個身體、一個召會、一個見證、一個工作、一個教訓、一個帶領、然後是同心合意。不要推動別人走這條路，只要自己照著負擔走這條路。

愛心、勸勉和警告的話

我預備好面對一種情況，就是在主的恢復裡有些人不願走這條路。這不會使我驚奇。你我不該把這些人當作外人，不該把他們從主的恢復隔離。我們仍然該愛他們，尊重他們，一點不輕看他們。不要認為他們是另一種人。雖然他們沒有加入軍隊，但他們仍是正當的公民。

對那些不願走這條路的人，我願說一點愛心、勸勉和警告的話。不要批評，不要攻擊，也不要抵擋。你若這樣作，就會受虧損。這就是說，你會出賣主的恢復。你會成為出賣者、背叛者。有些人也許覺得他們不是出賣者或背叛者，乃是保護者。照著他們的觀念，他們不願看見我是獨一的帶領人，控制整個恢復。這是他們很好的借口。從一九三二年至今，我在主的恢復裡五十五年了。在這些年間，我沒有控制任何人。我無意控制任何人，或施行任何控制。但我們需要正確的帶領。

你們若有人能興起，給主的恢復正確的帶領，我會頭一個跟隨你，接受你的帶領。但你能給我們怎樣的指引？你認識多少真理？你能從馬太福音到啟示錄詳細的解開全本新約，把眾召會帶進神新約經綸的深處麼？我若是在誇口，我是被迫作愚妄人，像使徒保羅一樣。（林後十二 11。）

新約裡沒有提示，在主的行動裡能有或該有一個以上的帶領。沒有人能否認這個真理。甚至魔鬼撒但也必須承認，二加二等於四。你若要發表你的意見，必須廢掉我出版的真理。不要發表你的意見；要發表你對真理的認識。我們都需要接受在聖言裡並照著純正話語的啟示。不要曲解主的話，乃要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話。（提後二 15。）保羅囑咐提摩太，要像木匠作木工那樣分解話語。不要彎曲傾斜的分解主話。任何照著神聖真理的事，都不要爭論、抵擋、攻擊或批評。你必須先讀主的話。你也必須研究一個人的背景、他的歷史、他的作為、和他的教訓，以鑒別他領頭的資格。我的點是這樣—既然啟示在這裡，教訓在這裡，帶領就必定在這裡。但今天基督徒中間的悲劇是，他們只喜歡接受教訓，不喜歡接受帶領。有時候他們甚至要放棄教訓。

離棄職事與遵守主話相對

在提後一章十五節保羅說，『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我。』亞西亞是羅馬帝國在小亞細亞的一省，離羅馬很遠；被囚的保羅從那裡寫信給提摩太。當保羅說，所有在亞西亞的人都離棄了他，這不是指明他們離棄保羅這個人，因為保羅這個人離他們很遠。這節是指明他們離棄了保羅的職事。在亞西亞的眾召會中間有以弗所召會，完全是藉著保羅的職事建立的，如行傳十九章所記。他們從使徒保羅的職事接受福音、教訓、造就和建立。但是到保羅被監禁在羅馬的時候，他們都離棄了他的職事。

保羅給提摩太的第二封書信大約是在主後六十八年寫的。大約三十年後，主用約翰繼續祂神聖的啟示。主回到已經離棄了保羅的亞西亞眾召會。因為他們離棄了保羅的職事，在亞西亞的眾召會就陷入滿了墮落的光景中。如啟示錄二、三章所記載的，在亞西亞眾召會的墮落，是由於他們離棄了正確的職事。這種墮落開始於在以弗所的召會失去對主起初的愛，（啟二 4，）結束於不冷不熱，（啟三 16，）就是沒有基督。主是召會的元首，祂站在墮落眾召會的外面叩門。（啟三 20。）

在啟示錄二、三章這七封書信裡，眾召會墮落顯著的點是三種教訓：外邦申言者巴蘭的教訓，（啟二 14，）尼哥拉黨建立階級制度的教訓，（啟二 15，）以及所謂的女申言者耶洗別滿了異端和淫亂的教訓。（啟二 20。）這

三種教訓偷著進來，因為他們離棄了使徒的教訓。為什麼基督教墮落了？因為他們離棄了使徒的教訓。因此，所有不同的教訓都進來了。

在提前一章三節和六章三節，保羅警告人不可教導與神的經綸不同的事。聖徒們該照著保羅的教訓施教。那些在亞西亞的人確實離棄了保羅的教訓，結果他們接受了三種異端的教訓。巴蘭的教訓敬拜偶像，尼哥拉黨的教訓建立階級制度，甚至教皇制度，耶洗別的教訓將邪惡、異端、異教事物的酵帶進基督的細面中；（太十三 33，）這些教訓的帶進都是由於正確的教訓被棄絕。在保羅給提摩太末了一封書信後不到三十年，這些召會就墮落到這樣的地步。離開或離棄使徒的教訓、使徒正確的啟示，是太危險了。

在這七封書信裡，主來審判那些墮落的召會。祂的眼目如同火焰，（啟一 14，）要鑒察、搜尋並光照；從祂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啟一 16，）就是那辨明、審判、擊殺的話。（來四 12，弗六 17。）他們離棄了正確的話，所以主帶著這話來審判他們。主的腳好像在爐中鍛煉過明亮的銅。（啟一 15。）銅表徵神聖的審判。（出二七 1~6。）主這樣臨到眾召會，正好對付了他們離棄使徒教訓而接受不同教訓的光景。

有一個召會是獨特的，非常受主稱讚—在非拉鐵非的召會。主非常稱讚他們，甚至珍賞他們，因為他們遵守主的話。（啟三 8。）那就是說，他們沒有離棄使徒正確的教訓。雖然他們軟弱，但主仍然非常稱讚他們，告訴他們說，他們稍微有一點能力，也曾遵守主的話。

離棄正確的教訓是可怕的事，會帶進墮落，並接受其他的教訓。我說這話，作為對那些不願走新路的親愛聖徒的警告。棄絕在你們中間領頭者正確

的啟示、正確的教訓，是危險的事。你會開門讓其他的教訓進來，並且墮落。我盼望在主恢復裡所有的召會人，不至跟隨亞西亞那些離棄保羅職事的人。反之，我盼望我們跟隨在非拉鐵非召會的榜樣—遵守主的話，即使我們只稍微有一點能力。讓我們遵守主的話，就是留在使徒的教訓裡，留在健康的話裡，留在主獨一的啟示同正確的帶領裡。這樣我們就是穩妥的。